婦女共鳴

第五卷

第十二期

談社英編著

中國婦女運動通史出版

本社談社英女士從事婦女運動二十餘年對於婦運素有經驗近將其蒐集之數十年婦運史料編次成書都十餘萬言彙集婦運之成績而供社會人士之參攷自婦女運動萌芽以迄本年止所有各種婦女運動婦女事業莫不盡量羅列誠爲自有婦女問題以來最有實質之出版物研究婦女問題社會問題者均不可不讀之惟一參攷品尤爲中學以上女生課外不可少之讀物也實價每册一元各大書坊及中央日報館均有寄售

總發行所首都成賢街婦女共鳴社啓

評話

收復失地

石音

自綏遠『剿匪』戰爭發動以來，全國各地人民，無論男女長幼，都已紛紛起而作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募捐、製衣、救護、慰勞，熱烈踴躍的情緒，普遍活躍在每一個角隅。這是『一二八』以後所未曾有過的現象；從此也可見四萬萬五千萬人人心的所向了。

過去因爲處境之不同，國內不幸竟然形成和戰二派的對壘。現在我們已走遍了抗戰以外所能走的每一條路線，甚至兩月以來折衝至八次之多的中日邦交調整會議，也已宣告毫無結果而至頻于破裂的絕境。嗣後中國究竟何去何從，應爲不必再事爭論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在這裏大聲疾呼，請政府立下決心，趁此綏戰節節勝利的良機，動員全國軍隊，實行以武力收復失地，並爲抗日勝利的保證起見，要求政府速行下列各事：

(一)起用抗日名將！抗日戰爭勝利之首要條件，在乎軍事上的指揮得人。嫩江戰中的馬占山和淞滬戰中的蔣、蔡、翁，都是忠勇衛國的名將，起用他們，在抗日戰中，一定可收駕輕就熟之効。

(二)組織全國民衆！中國人民爲一盤散沙，欲共成爲一種强固的力量。必須有步驟地把他們組織起來。

(三)發揚民意民氣！『兵哀則勝』，弱國欲取得軍事的勝利，發揚民意和民氣，爲最有効的方策，所以應即開放人民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以爲抗戰的後盾。

第五卷 第十二期

每月評話
收復失地 石音
史良亡命 所非
好榜樣 秋草
眞假愛國 古然
婦女們應該怎樣做？ 陳逸雲
一年來的中國婦運 曉雲
當前需要的婦運組織和婦女領袖 朱高秀
從國防文學說到創作自由 微英
英王爭婚姻自由的分析 內小
佈爾喬維克主義與婦女 克常譯
羔羊往何處去？（漫畫） 宛青

史料
愛國女傑尚達克傳（中） 雨竹
英國婦運史略（續） 聞釗譯
婦女消息

實生活
我的大學生活 江飛鴻
生活在稻穀倉裏（下） 白水

文藝
文姊姊（短篇小說） 落葉
戰袍（詩） 長庚
賣報的小女孩（報告文學） 宛青
黃浦江的哀歌（詩） 長庚
奮鬥的母親（九） 春牛野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史良亡命

所非

國民黨黨員，曾任江蘇省婦協委員，現在上海執行律務的史良，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夜突然在滬寓和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人員沈鈞儒先生等六人以『密謀鼓動上海總罷工，以圖擾亂治安，顛覆政府』的罪名被捕。翌日交保釋出後，史即不再投案。現在其他六人已被押解至蘇州江蘇高等法院，惟史則行踪不明，投函家人表示亡命。

本案發生後，一般人對于史良的避不到庭，多覺不以為然。其中有一部份人的意見，以為史良不應當亡命。因為伊之所以被捕，原為了參加救國會工作。但救國既為任何國民應盡的天職，那麼只要我心如明鏡，光明磊落，一時雖沉冤莫白，終必有水落石出的一日。何苦勇于前而怯于後，自暴婦女的弱點？另有一部份人，以為史良不需要亡命。因為救國會是否有『勾結共匪，危害民國』的事實固然還是一個重大的疑問，即退一步而假定其眞有所謂政治陰謀的實據，史良是否應受嚴刑的科罰，也大有研究的餘地。一個團體中的領袖分子，實際上是不一定得知眞實的內幕，參與眞正的大計的。

關于第二說，我們非箇中人，不便妄加揣測。對于第一說，我們深表同意，尤其站在婦女的立場，自然希望史良能挺身而前，毫無從來婦女的怯弱。不過世界上理論和實情往往並不脗合，在光明和黑暗、公理和強權還在作最後決鬥的現在，眼前的事實，更距我們的理想十萬八千里。要知法治的聲浪雖響澈雲霄，二權分立（司法權與行政權）雖大致成了現代立憲國家的天經地義；然而誰如果就此眞以為人治的野蠻已完全脫離了我們的社會，司法權的運用，已澈底超脫了行政權的干涉，那誰不是自欺，便是做夢！何況在我們這個八百年前的趙宋已有過『莫須有』的驚人發明的國家？何況在我們這個身為婦女便有遭受為男子所不致遭受的意外迫害的可能的封建社會？

違法我們固然可惡，犯法而無勇挺身承受其效果，我們也所反對；但是這僅僅適用於法律眞為公平本身的場合，在好惡即是非的黑暗世界，法律既不能自保其神聖的清白，我們就無權非議政治犯的亡命。

好榜樣

秋草

近月來有一件使國人興奮得不下於抗日戰爭勝利的事情，這件事無疑的是晉省綏靖主任閻錫山氏的奉母命捐鉅款救國。其所以使人興奮者，計有下列三點：

（一）毀家紓難　被稱爲東方猶太人的同胞，愛財如命，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平時對於身家以外的人與事，往往漠不相關，秦越相視，所以凡遇社會上發生一件有關公益的事情，便可以看到只向人募捐、不自掏腰包的怪現象。年來雖因國難嚴重，愛國之士的大聲疾呼而稍稍促進了一般人的民族意識，但是毀家紓難，仍不過是動聽的口上名詞，其眞能在抗日戰中傾家蕩產，以紓國難者，仍屬不可多得。閻氏今毫無吝色自動捐出其父的全部遺產用之於救國，實開資產者愈富愈吝的向例，而爲從來國人言行相反的事實上的諷刺。

（二）官吏毀家紓難　官吏爲國家公僕，取給於人民，當此國亡無日的時際，理應毀家紓難，「爲民倡導」。但事實上中國的官吏却正反是。他們在國內是一種特殊階級，其來也由於賄賂鑽營，其所以能在位也又由於對上峯的吹拍奉承，所以他們的血和肉雖盡吮取於民脂與民膏，卻絕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五年來國難嚴重的程度日益加深，民生疾苦的景況與時俱進，然而大人先生們的庖依然有魚肉，廐依然有肥馬，一衣百金也如故，一宴千金也如故。敵騎步步深入的結果，不過使他們的存款，源源流入外商銀行，他們的高樓大廈，節節自後移退而已。近年來被名爲中國之烏克蘭的四川之受人重視和蜀道上冠蓋往來的頻繁，也就可想見官吏們未雨綢繆之一斑了。閻氏存八十七萬的鉅款，不特大可在川滇腹地建造別墅，以爲退路，卽欲遠渡重洋，做一海外亡國寓公，也闊綽有餘裕。今閻氏計不出此而將全部祖上遺產「奉獻國家」，作抗日禦侮之用，這種愛國的赤誠和眼光的遠大，確破民國官吏史之記錄！

（三）奉母命捐款　中國人的最高理想是錦衣返鄉，榮宗耀祖，中國父母們所期望於子孫的，也不過是登龍成名，光前裕後。國難到今日還是一籌莫展，全國到處還充滿了泄泄沓沓、一塌糊塗者，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上下一氣自私、家族觀念深於國家觀念的結果。閻母命子將父遺全部財

產捐作救國之用，完全超脫傳統的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的自私觀念，這樣的母親，又豈是筆墨所能描寫其偉大的麼？

時機很迫切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解放戰爭已在綏遠揭開了序幕，凡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義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助成抗日戰爭的勝利。不然，國亡種滅之日，平民固家破人亡，資產階級和貴族官吏，亦決不能倖存苟安。朝鮮印度是遠例，阿比西尼亞是近例。所以除非是決心做亡國奴，大家應該如何效法面前的好榜樣啊！

代郵

金豈君：乞示發址，以便寄稿費。

編輯室啓

眞假愛國

古然

成名之術多多，但目前爲一般人所最樂用的，似乎是登報，用新聞的形式登報。這些『名流』或候補名流，對於自己的一舉一動，無論其有無報告大衆的價值與必要，總千方百計的設法刊載報端，務使報紙上天天有他的大名。平時如此，非平時當然更其如此。

誰都知道幹愛國運動是一件極體面的事——這班人『愛國』，當然沒有入獄的危險——，機會逾恆的『名狂』者們，當然不肯把它輕易放過。所以自綏遠『剿匪戰事』發生以後，這一類人便紛紛出動，接着，便是前方接濟還絲毫沒有收到，而後方的報紙上，却已滿幅名單了。某某人理事，某某人主位，某某人幹事；有些團體，甚而至於委員理事以數百計，滿目琳瑯，猗歟盛哉！

我們並不是反對團體中有理事幹事等等職員，任何事情，都需要組織和活動的人員的。我們也不反對把參加愛國運動的人物的芳名揭在報上，因爲這樣往往可以獎進當事人和鼓勵後起者。不過我們却不能同意那些意存招搖的自我吹擂，無風起浪的虛僞宣傳，把神聖的救國事業，沾污而爲某個人或集團釣名沽譽的工具，因其流毒所至，將使社會一般的觀感，轉以爲『名虛爲貴』，而羣趨於『既不損實利，且賺了盛名』的自殺之路。

婦女們過去沒有逃過這一關，現在似乎也還有些戀戀不捨。這是可恥的，也是可怕的。我們願意貢獻大家兩句話：只有埋頭救國，才是眞救國！只有大家埋頭救國，中國才能得救！

論壇

婦女們應該怎樣做？

陳逸雲

（一）

走出了象牙之塔的婦女們已經到了十字街頭。目前的婦女解放運動，也是踏上了空前的尖銳困難、然而有意義的階段。婦女們應該怎樣做？這是婦女大衆每一個人必須提出的問題，也是婦女解放運動的工作者所不能不亟求解答並且遂行的任務。

過去的婦女解放運動，最初的階段充分表露了種族的色彩。中國之首先提倡女權者是中華民國父孫中山先生，首先以覺悟的女性姿容而參與革命者，都是些想光復漢族、建立民權的志士。第二個時期，由於民族革命的勝利，婦女運動乃轉向爲整個的女權運動，參政成爲婦女界集中的口號，因而更重要的大衆婦女生活問題和教育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被漠視了。第三個時期，跟着五四運動的精神，由於「個人」的發現，前進的婦女份子在聯合戰線（農工商學兵婦女）中盡了反封建軍閥的任務。第四個時期，因爲革命的低潮，戰鬥的婦女們，生活漸漸合理化了；而大部分的婦女，依然呻吟於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兩重壓迫及剝削之下。第五個時期，自從九一八事件前後，婦女解放運動者已經明白婦女運動決不只是男女兩性間的離心運動，而是民族整個的向心運動。因而，若是不爲民族解放而戰，則狹義的婦女的利益（如做官、發財之類）就是國家的不利。婦女運動乃是中國本位文化運動的一支隊，婦女們是永遠昂揚於民族鬥爭前線的。到了第六個時期，因爲民族的厄運，抵抗運動的轉化，婦女運動也不能獨外，跟着封建勢力的再抬頭，大部分婦女被壓迫離開民族解放鬥爭的前線。齊家社之蜂起，賢良口號之再提出，都予前進的婦女以不可磨滅的印象與傷痕。同時，在革命的低潮中，婦女們也孕育了更偉大的力——理論深刻化之外，婦女運動對落後的婦女大衆盡了啓蒙的任務。最近期的第七時期，更表露了敵人侵略之加緊，國內大衆

抗敵情緒之緊張，漢奸的活躍，戰機的急迫。在這時候，婦女當然不會背叛整個的民族而退回閨房；正因爲民族生存受到最嚴重的威脅，所以婦女們在民族的統一戰線中有着最嚴肅的努力。

（二）

最嚴肅的努力，正是我們婦女大衆應該做的事。但是什麽是最嚴肅的努力呢？

在個人方面，我們要把父親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兒子的母親變成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中國人。在過去封建家族制度之中，婦女是『不可避免的災難』，是『易損壞品』，是『賠錢貨』，是『花瓶』，這些，都表示婦女的生存是 Impersonal 的，只有着商品、機械或裝飾品的價值。我們要做成社會的工人，國家的主人。人格之確定，爲婦女們建設自己，齊一陣線的第一要義。但是只做一個生產的工人，給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剝削，或只做一個兵士，在漢奸的陣營中爲違反民族利益的戰爭，這種『人格』不是我們所需要的，而且是我們所要誓死反對的。我們要以民族的利益爲前提，而厲行生產化、軍事化、藝術化的新生活。

在集團方面，我們無條件地加入民族解放的聯合陣線。在婦女運動者中間，更要絕對克服出風頭，想升官發財的個人主義，門戶主義，而親愛精誠地攜手。凡是以私人的利害而違逆了聯合的前提的，無疑地那是一種漢奸行動，雖然沒有人承認有意學漢奸的榜樣。

在家庭方面，婦女們要努力於女性及母性之克服，化女性的自私的情緒爲救國的神聖的情緒；化個人希望造就孝子報恩的心理爲保衛民族的心理。家庭生活合理化的意義是把家庭變成工場而不是監牢；是樂園而不是屠場；是孕育民族熱情的場所而不是危害民族的角落。家庭生活的生產化、軍事化和藝術化，是恢復民族的威力的泉源，是民族復興的基本單位。

在社會方面，我們要舉起女性自覺、自決的烽火。二萬萬五千萬人的文化水準的提高，文化生活之確認，是婦女大衆教育進程中必須立刻達到的目的。農村婦女的喚醒，家庭婦女的組織，學校和工廠婦女之齊一的訓練，都是不可或緩的工作。

在國家方面，我們要充實實力，擔任國防的總預備隊，和戰鬥潛力的製造者。我們不只要會處理後方的行政，不只會運輸糧食，不只會救護，不只會偵查，我們更要會拿起槍來，對敵人描準！婦女們不願在恥辱中偷生，寧願 Victory or Death！

（三）

帝國主義國度內的婦女已經全體動員在製造戰爭了；我們要維護和平，必須要加倍的努力。而婦女之否定過去的、寄生的、浪費的毒素的生活，必須自軍事化的合理的生活開始。這二萬萬五千萬的戰士不願意躲在後方，牽掣前線的抗敵力量，飽受敵人的獰笑；我們應該而且一定要『武裝』起來，為保衛我們的民族，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婦女們如果這時還抱着撤退主義、旁觀主義或機會主義的心理，就是賣國的偉大的力量；反之，要民族復興，必須這二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參加鬥爭前線。

（四）

全國的婦女大衆，在生或死的局面，戰或降的關頭，光榮或屈辱的界線，勇士和漢奸的頭銜，都很清楚地擺在我們的目前了！

我們應該怎樣做？

羔羊往何處去？



啓事

自從我編輯本刊以來，忽忽已經九個月了。在這九個月中，承蒙作家和讀者們多方贊助，極爲感激。現在年度已告結束，我也在這裏就和諸君作別。

俞石青廿五、十二、二十。

一年來的中國婦運

曉雲

假使說，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的婦女解放，必須通過民族解放才能達到目的，那麼無疑的，一九三六年的中國婦女運動，已經踏上了它所應走的大道，並且迅速地向前邁進了。

不管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在怎樣地提倡復古運動，要婦女回到家庭去當賢妻良母，對婦女的思想和行為橫加束縛和摧殘，也不管那些高貴的太太小姐們如何爲虎作倀，組織什麼婦女道德會，家庭改良會等等來粉飾太平，企圖以此作欺騙或轉移婦女大衆們視線的煙幕，但這種改良主義的無恥勾當，除了伊們自己大吹大擂而外，婦女大衆是絕不會發生絲毫興趣的。

已經覺悟的婦女大衆，早已瞭解在帝國主義及漢奸們雙重壓迫蹂躪之下，想實現禮義廉恥，無異於癡人說夢，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國亡無日的情勢之下，家庭就是獲得了改良，也仍改變不了自身的奴隸狀態。正因爲伊們有這種認識和覺悟，所以才能跳過紳士淑女們所設的陷阱、泥坑，而踏上了那爲自身解放民族解放而奮鬥的正確征途。

自去年「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北平學生爲反對華北獨立和冀察僞自治掀起了全國救亡運動的高潮之後，中國婦女運動也驟地向前推動了一步，是任何正視現實的人所不能否認的。從思想方面來說，近一年來一般婦女比較過去普遍的進步，這不但從前進的婦女刊物中反映出來，而且在伊們所有的實際行動當中也可以充分的證明。雖然在婦女言論方面也還有鼓吹賢妻良母的婦女天職論和怎樣做布丁、打絨線衫一類婆婆媽媽的腔調，但伊們這種微弱的可憐的聲音，已經爲效法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婦女英勇戰鬥精神的雄壯吼聲所掩蓋了。

實際上，中國婦女不但在思想方面沒有落後，而且在行動方面也表現出驚人的英勇。例如「一二，九」以後，婦女救國聯合會首先在上海成立，並發動了「五卅」以後南京路上所未曾有的萬人以上的空前大示威。在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影響號召之下，全國各地——如北平、天津、杭州、廣西等地婦女，雖然在漢奸們殘酷壓迫與束縛之下，也都不顧一切的紛起組織救國會與男性們聯合一致，作反日反漢奸的救亡鬥爭。在北平學生所發動的三次壯烈的大示威中，女生遺

警察們大刀皮鞭的毆擊而受傷的特別多，在北平學生所組織的深入民間的宣傳隊中，有很多女生不怕寒冷，不畏艱苦，與男生們在砭人肌骨的朔風雨雪中，徒步作長途跋涉的宣傳。在上海『三八』與『九一八』的紀念節時所發動的民衆抗日大示威遊行中，都是婦女作中堅與前導。

從綏遠抗敵戰爭發動後，全國各地婦女團體，又紛紛發起募捐、製衣、備藥種種後方接濟的事情，各女學校學生的趕製棉衣、手套，幾乎是日必數見的情形。此外個人捐款的踴躍，在各地日報援綏捐報告欄中，也可以明白的看到。這一切，都足以顯示婦女們在救國運動中的英勇與活躍。

婦女動運今後將隨民族危機的加深與救亡運動的澎湃而擴大其範圍，那也是必然的，實際上，即從本年八月以後，勞動婦女所表現的英勇鬥爭事實中，也可看出中國婦女運動的勢力已逐漸由知識婦女羣，轉向最下層勞動婦女大衆的傾向了。例如：在本年八月間，上海二十三個絲廠中，二萬餘女工聯合大罷工，緊接着無錫三十四家絲廠，三萬餘女工亦相繼發動聯合大罷工，在街上遊行示威，並以糞帚等物與彈壓伊們的軍警保安隊作英勇的搏鬥，結果終於衝破了軍警包圍等，都足以證明伊們已不再是聽任資本家壓迫剝削的馴柔羔羊，伊們已經有爲改善自身的生活而鬥爭的覺悟了。尤其是最近日商紗廠所爆發的四萬餘男女工人大罷工中女工所表現的勇敢姿態，更足以顯現出伊們不僅是爲改善自身生活而鬥爭的戰士，而且也成爲反日反漢奸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一枝生力軍了。

當然，檢閱這一年來中國婦女運動的時候，我們不應祇看見這些成績和收穫，而更應當理解它本身所有的缺點。譬如，組織方面的鬆懈，直到現在，中國婦女尚未組成一個堅强有力的統一領導機關，一般的下層婦女，尤其是鄉村勞動婦女與家庭婦女，大多數都還不曾走上婦女解放運動的陣線。可知今後的婦女運動，還需要我們更大的努力。

目前的民族危機，是更加較前嚴重了。全國抗戰的鋒火，已在綏省一隅點燃起來了！爲着完成婦女解放的前提——中華民族解放，我們應努力擴展婦女救亡運動，嚴密和鞏固自身的組織，克服一切的缺點和困難，組成一個包括全國各階層婦女（婦奸與漢奸除外）的强有力的統一陣線，和男性們一同來完成歷史所課給我們的民族解放與自身澈底解放的神聖任務！

○ ○ ○

談當前需要的婦運組織與婦運領袖

朱高秀

任何運動，缺少不了一個組織，任何組織，又缺少不了一個領導的人物，這在理論上本已毫無問題，但在事實上似乎還問題重重，現在且就中國婦運來做一個題目。

中國婦運有組織，中國婦運也有領袖，我們若用純粹皮毛的眼光去觀察，好似凡百無恙，用不着再事討論。各地婦女團體雨後春筍般地不斷萌芽，「女界領袖」等等字眼經常出現在報章的地方新聞欄內；如此這般，應有盡有。但是假定今天政府下令全國職業婦女回返家庭，把職業都讓給男子，試問我們能在十天之內發動一個全國規模的抗議麼？不能。爲什麼不能？因爲我們沒有一個爲婦運之大腦、由下而上的最高組織。我們也沒有一些登高一呼，萬山響應的爲羣衆所信服的領袖。平時各地縱然有婦女會婦女協會等等組織，但是它們各個間既不互相聯絡，它們之上又沒有一個總匯的組織，以作共同意志的最高表現。一遇到非常事件出現，不但不能在最短期間內發出一致有力的呼聲，就是各地方本身，也還難免各是其是、一人一心的現象。就過去的經驗而論，即使是對付一件極平凡的事情，我們也只能看到一些枝枝節節、各自爲政的反應。如去年三八節，上海一地，就有過四個紀念大會（四個婦女團體在四個場所開會）；禁止婦女剪髮燙髮的新聞發表之後，上海和杭州，有兩個婦女團體的幹部人員，竟然公開表示着贊成。這是一種什麼現象呢？這種現象又從何而生的呢？

事實既擺在面前，我們的婦運組織發生不出力量，我們的婦運領袖名不符實，去理想甚遠。我們應不諱疾忌醫，應該大家來貢獻其所得于同胞之前，以作切磋琢磨的資料。據筆者的愚見，以爲在婦運組織方面：

第一，必須把握現時現地的需要。儘管在目前有人提倡恢復禮教所倡導的「婦德」，要用全力來變相地整飭「婦容」，或是主張出門能工作，回家能管家育兒的「新賢妻良母」的造就，但這些顯然不是婦女所需要。不特如此，即連熱鬧一時的廢娼運動和最近半年來的解放婢女運動，也不爲我們所急需解决的。因爲娼可廢，廢娼後娼妓的出路成了問題，婢女可以從雇主家裏解放出來、却沒有法子保障其不再投入另一種的羅網，爲問題之根本的婦女經濟不能獨立，一

切就無辦法。所以現時應集中注意于經濟的獨立，而以保障婦女已有職業，擴大各界婦女職業線爲中心任務。負担這樣任務的組織，其性質可類似職業團體或工會而擴大其範疇，以職業婦女（包括女工）爲基本隊伍。每一會員的權利，是本身職業的獲得强固的保障，其義務與快慰，則爲合力在組織中助成團體力量的厚度，爲自我之外的一切同性爭取經濟獨立的担保。這種組織可冠以「職業婦女會」或「婦女自立會」等名稱。它不妨同時兼事其他的解放事業，但中心工作應明白確定爲婦女經濟獨立的扶持與促進。

第二，必須左右聯絡，上下一氣。所謂左右聯絡，卽在橫的組織中間，時時互相往來，用連鎖通訊和聯席會議等方式作經常和暫時的交往。如一省發生事故，本省原有組織力量不足應付時，當可聯合另一省或數省同類的組織爲聲援，平時互相聯絡，則一旦事件發生，相互間的種種援助，本於理智的推動之外，尚有情感力量之資助，其收效的程度與速率，就常理言，勢必較一般平日漠不相關，臨事純然出於理智督促者爲勝。所謂上下一氣，卽在縱的組織中，常常互通聲氣。議案由下而上，命令却由上而下。事限一隅者，可任各地自由應付，事關全國者，應由最高組織——聯合會或同盟會——召集各地團體共同會商解決。如遇緊急事件，則爲各地團體所公舉的最高組織，也可以在不違反中心任務的原則上施行緊急的措置，對外代表全國各地爲總意志的表示。

第三，必須有鞏固的根基和强盛的活力。組織爲運動的重要工具，但運動之能否成功以及成功的大小，須視參與運動的各共同利害人間的結合程度爲比例，在婦運組織中，必須各分子相互發生親切的關係，猶如家庭中的姊妹，學校中的同學，則一旦遇到外來刺激，自然而然會激起步調一致的反應。不過要做到這一步，婦運所處的地位，無疑地較之家庭或學校常爲緊難。家庭是一個血統的自然單位，學校是一個社會的已成組織；它們的組織本身都有着爲其它社團所不能有的優異條件。婦運組織既不可能將分子朝夕集聚在一處，各會員所處的環境又各人不同，其間的凝固性自極爲微薄。不過我們以爲這裏所說的婦運組織也有一個爲家庭或學校所不可及的優點——卽分子的經濟獨立。經濟獨立爲取得自由之必由路徑；經濟獨立的職業婦女，對於本身行動，其自由權遠超經濟仰賴于人的家庭婦員和學校學生。團體便可利用這個優

點設法結合會員於一處。如生活互助，職業介紹、業餘研究、假期娛樂、事業合作，以及其它足以增進相互友誼、生活興趣，和地位向上的事情，都可以用作分子間的膠漆。

此外欲使組織本身成一有活氣的有機體，充分發揮其活力是必需的。分子間的親切關係，僅僅收穫了基本穩固的果，它的性質還不是屬於動的，包括全面的。必也使組織的力量送到本組織以外的人，這才發佈了組織的活力。具體言之，使投身於婦運組織的人，其志願不僅止於表現於組織之內部，同時必發揮至於外部，而這一種發揮，又必須是有實際反應的。假使某一個人被伊所服務的機關撤職，如其並無過失，則伊所屬的組織不特應竭力爲伊爭持恢復工作，且應準備爭持失敗後的有效應付步驟，不管其方式爲破壞的抑或建設的，總之，必須達到勝利屬我的地步。

運動的工具爲組織，惟工具的施用仍在乎人。婦運組織中的分子不過是組織的基本。根據羣衆不適宜于直接處理事務的事實，一個少數人的執行機關，乃是必需的。這個機關裏面的人，就是婦運的領袖。伊們此處的地位，所負的責任，特殊於一般的會員，因之，伊們必有若干特殊于一般人的優勝條件。就過去和近來的一般領袖人物而言，伊們多半是屬于長於口才的一派，而以有黨籍者更佔優勢。我們並不否認雄辯爲領袖才具之一，但這顯然是不夠的，而且卽此而止，流弊往往叢生。領袖沒有其他的要素，則伊的流利的口才，至多使人獲得一個演說家的印象，對內難以感動會員的心靈，激發眞誠的愛戴，從而取得上下打成一片的效果，對外卻是招致話匣的輕視，由於個人的被蔑視而累及整個的團體。一個婦運領袖人物，至少須具備下列三方面的條件：

（一）知能上的條件。知能上的條件，又可以分作先天的與後天的二方面，屬於先天方面者，爲倔强的意志，過人的膽力，以及强健的體魄等等，屬於後天方面者，則爲理智的頭腦，清朗的口才，充分的社會科學知識等等（有人以爲領袖人物是天生命定的，只有天才才配領導羣倫。也有人以爲領袖之所以爲領袖，乃係環境的淘溶，機緣的巧合。這兩種說法，適合我國『英雄造時勢』和『時勢造英雄』的兩句古話。我覺得眞理並不在於任何的一面，天賦與環境，乃各佔其部分。先天的人才若無後天的培育，則是一個半生的領袖，後天的努力家而無天賦的長才，也終難成爲一個完全的領袖）。因爲如倍倍爾所說，『領袖們的優先權，在于身先全黨，

並且最先接受敵人所施的攻擊。」領袖們有身先羣衆的開路責任，故于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和不畏強禦的大胆和毅力。尤爲必要。

(二)人格的條件。婦運是爲全數婦女爭權解放的一種大衆事業，故領袖人物必須抱大公無私、一往犧牲的精神。無論處理任何事情，應以整個婦女利益爲第一，完全忘懷小我。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劣根性，務使澈底與之絕緣，利用組織或羣衆的野心，也不能存蓄分毫。無論任何運動，其領袖人物的無上酬報，應該在于羣衆的感激愛戴和鬥爭的成功。個人權威感和支配慾的擴充，沽名釣譽和植黨營私的勾當，都不是一個以造福大衆者所應爲，在婦女解放鬥爭的進程中，領袖們切不容蹈此污泥。次之，是對於同志間的眞誠大度和對羣衆的寬容愛護。婦運之處境，可比逆水行舟，非任何個人的大力所能駛達彼岸。如果企圖爭扎上前，惟有集合多人的力量，協同工作。爲了這，婦運領袖，切忌對同志虛僞猜忌，自己分散力量，羣衆對領袖有時難免因不瞭解而起責難或非議，但爲領袖者不宜驟取消極決裂或高壓的態度，應以涵容的胸襟，努力解釋彼此的隔閡。再次，爲忠誠勤勞於服務。婦運領袖對於羣衆所托付的事情，務須忠誠履行，勤勞不倦，時時反復着自己不過是羣衆的公僕，而不是羣衆的主人。

(三)志趣上的條件。人類服務的動機，大致可以分爲三類：一爲威力，二爲酬報，三爲興趣，由於背後的威力而前去服務的，類如奴隸的賤役，因犯的勞役，這種人所服的務，不能獲有良好的成績。一個人對於一件事從無興趣，然各有相當的酬報，那時因爲酬報起見，對於所做的事也容易發生興趣，但是對於事情的效率，決不及原來有興趣者的大。婦運是一種沒有物質酬報的工作，背後也沒有強迫的威力壓着，所以領袖們必須眞正具有對於這一事業的深切興趣，視之爲自己的終身事業。不然，在事必無所成，在人人感失望，結果沒有不兩敗俱傷，一事無成的。

落序幕了，我們回顧過去，覺得婦運還沒有搔着癢處，爲今之計，惟有把握現時現地的需要，從速走上經濟獨立運動的大道，一致動員爲「以擴大婦女職業線爲中心任務」的組織，在公忠堅毅的領袖的指導下前進！

代郵

悠光君：
尊著「無辜的犧牲者」稿投
務所，於本年底以前領取
。否則作廢。
婦女共鳴社

從國防文學說到創作自由

葳英

中華民族已經臨到最後的生死關頭，每一個中華人民，就是這全民族中的一粒微小細胞，如能萬衆一心起而迎敵，則中華民族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文士藝人也不例外。我們應該使每一枝筆桿化爲長槍利劍，對準了我們巨仇的腦門擊去。所以時至今日而猶醉生夢死地吟出花呀月呀的果然對不起祖國，就是愁眉苦臉消極地哼着「哦！我是怎樣的寂寞呀憂愁呀」的也只是自棄于大衆。在國防上，文人們至少應當負起下列的三種責任來：第一，喚醒已振奮或未振奮的國人，要他們伊們更加奮發。第二，要揭破帝國主義的陰謀毒計，叫國人警起提防或抵抗。第三，貢獻督促抗戰禦侮的步驟和精神，這樣才可以當得起國防文學的鬥士。

但在這大標題之下，文人作者仍應各自有其充分的創作自由，各人仍得于其不同的空間下，發而爲各種不同的作品表象。譬如我們在綏遠前線服務，我們可以報告大家在冰天雪地中兵士浴血苦鬥的壯烈情況，以喚起後方的同情援助。如果是在後方工作，我們又可以宣傳民衆是如何的勇躍輸將，人心是如何的敵愾同仇，用以鼓勵前線將士殺賊的勇氣。他如遠離戰區的作者，也可以描寫因帝國主義直接間接的壓迫所致的民衆的慘悽景況，如最近上海日本紗廠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而遭遇慘殺、毆打，和拘禁。就使是境遇最優裕的紳士階級的文人，也不妨說些因爲敵人侵略鬥爭猛烈，煤球漲價，以致他的司汀受到相當影響一類的嘆息。跳舞的詩人藝士，也可以代舞女聲訴，爲了敵軍壓境，市面蕭條，生意變得淡了等等。總之，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叫大衆明白：要抵抗敵人，才有出路，要不怕犧牲，才能倖存。

但是近來爲了國防文學，文士們反而各築堡壘，互相攻擊。這種動機本在對外而結果反成了對內的現象，是很使人難于索解的。甲先生掘了一口方井，要大家來說國防文學一定是方的，大家應該聽他的命令。他主張說殺、殺、殺、殺呀；如果不然，他就指名咒詛你爲漢奸文學家。乙先生則動手掘了一口圓井，便大聲吶喊說國防文學是圓的；要不然，從這口井底看出去天就不會這麼圓了，因此他就主張說打、打、打、打呀。結果國防文學尚未實現，而甲乙先生已怒目

横眉，成了仇敵了。我們需要國防文學，而結果却只能看到些打架文章了。同時使那些想執筆寫東西的人們，彷徨無所適從，因爲在是非無定的紛亂中，個人寫作的自由不是被封鎖在甲先生的彀中，便是被封鎖在乙先生的彀中了。這于國防文學不特毫無補益，且有不可恕的阻害，因爲它，國防文學，正需要像春日般的園林，萬紫千紅的點綴其中，一顆十丈的蒼松古柏固然壯麗，就是道旁的一支芳菲小草，也是有其映然的美點的。所以要求國防文學的發榮滋長，應使作者有儘量的創作自由。

徵求生活描寫稿件

本刊徵求關于各界婦女生活的自述或描寫，凡是實感的記錄，一概歡迎；篇幅最好在三千字以下，如附有攝影的照……更所歡迎。

編輯部啓

英王爭婚姻自由的分析

丙平

當此德日聯盟、意日聯盟占據了全世界各國國民和政府注意的時候，當此和平集團與侵略集團角鬥爭雄的時候，以列強中老大哥的資格把握着世界和平或戰爭鑰鑰的英國，忽然揭開了一幕英王爭婚姻自由的悲喜劇，鬧得滿城風雨，啼笑皆非。爲了這幕悲喜劇，英國內政，似乎已岌岌可危，內閣且宣言，不得到王放棄他的愛人要把內閣解散的要挾，國會頻頻開會來鄭重討論這一問題，重臣元老，都覺憂傷憔悴，表示無限失望和悲哀，首相鮑爾溫在下院面容蒼白，語調疲乏，宣布王的婚姻將怎樣累及國家安危的前途，說各處殖民地全以英王和英后爲愛戴者，今若失去王的合法的王后，則英國的殖民地，勢將瓦解，就是說，英國再不能想太陽永遠照映着英國旗的榮耀了，因此全國上下，莫不希冀王的翻然悔悟。就是王的母后和弟妹，也大家涕泗滂沱的苦諫。但是英王愛德華的意志很堅決，他

南京市政公報

第一六九期出版

內容　分會議法規委令公牘佈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編輯新穎

出版　每月一期

定價　每本大洋一角

代售　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及正中書局

定閱　向市政府秘書處編譯股接洽

說情願辭去國王的尊位來保持娶辛柏生夫人爲妻的自由。

現在我們且把英王的結婚問題來分析一下，看一看明白這其中所包含的動機和原素。第一，英王愛德華的愛人辛柏生夫人是一位來自異邦的平民之妻，他非不知道自已貴爲天子之尊嚴，儘可娶王孫貴族公主爲后妃，而肯降貴忘尊，沒有絲毫階級觀念之存在，這是何等的平民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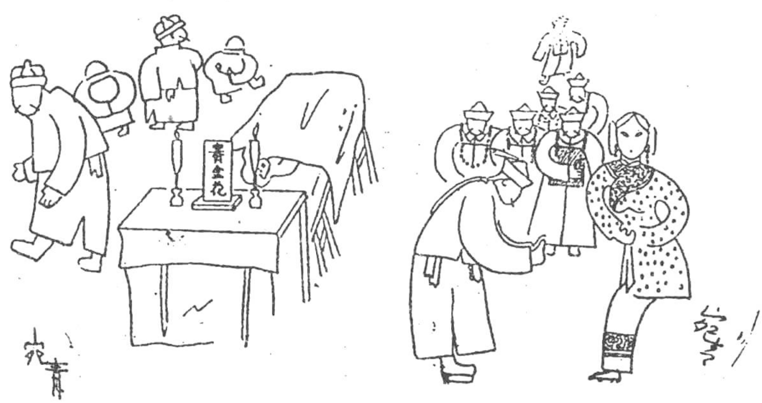
第二，英王一手提有尊榮的王冕，萬乘的富貴，一手乃是他本身的意志與自由；然而他毫無吝色的放棄了前者，揀中後者，這是何等的襟懷！

第三，他在幕上只有孑然一身，而對面的反對者挾制者，却萬萬千千，但是王並不畏退，他還是不折不退的奮鬥上前，這是何等的勇敢！

第四，辛柏生夫人年事已過四十，可見王之于伊，並非爲了美色或青春，他倆的愛，實由人格心靈的結合。爲維持眞正的愛情，他寧肯犧牲一切，這是何等的偉大精神！

最後，我們要以婦女的立場來對英王愛德華表示同情和敬意的，是爲了他的尊重女性。但這並不是像美國報紙上所樂不自勝的，以爲美國女人做了英國王后，女人能做皇后，多麼光輝，我們的目標，是在王對于辛柏生夫人人格的尊重。夫人是有過二次離婚的有夫之婦，當此西方有德意等國倡言把女人趕回家庭去，東方有中日等國燃起舊禮教死灰來壓迫婦女的氣圍中，愛德華，他能抱着人類平等的觀念，以一國首領的身分來以身作則地用事實承認婦女也有性愛自由的權利，這實在是值得我們全世婦女的頂禮的。

（青春安足恃）↓



布爾希維克主義與家庭

Beatrice Kiuy著
克寧譯

——原文載十月號The New Statesman & Nation——

「婦女的平等，就以往的經驗觀察，將會推動男子在實際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實現，而非遠於婦女的一妻多夫制的。」——恩格思

我們「前進的」分子間，近來發生了一種傾向，他們祇從蘇維埃目前所制定的關於墮胎離婚等法令，而就判定布爾希維克革命最大的成功，是墮胎立法。照他們說，家庭是束縛並障礙婦女的自由與發展的。照他們說，一個婦女信仰革命主義，伊就必須終止實行伊生理上的任務。伊要做做男子的亂交習慣，要放棄所有的習慣和抑制，要把握因自由而生的一切權利，才能表示出伊和男子的平等。

不用說，他們是完全誤解了布爾希維克革命。他們的理論和信仰，在蘇維埃國家的創始人與領導者之間，找不到任何根據的。他們斷然不知道墮胎立法的理由，並非把墮胎立法作為一個革命觀念，而是把它作為對付由布爾喬亞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嚴重罪惡的一個合法手段。蘇維埃的醫師，都絕對否認這種墮胎是合乎人道的。他們爭論着，墮胎手術對於婦女的健康，是大有影響的。

我們不能十分肯定地說，破壞家庭不是共產主義的教條。但是蘇聯許多有思想的領袖，都確實承認過家庭是社會建立的基本單位。祇是在布爾希維克主義下的家庭和在資本主義下的家庭，有着根本上的差別，那倒是確切的。由於兩性間的經濟平等，男子對於婦女及孩子的支配地位，早已廢除了，家庭已不再是一個經濟單位。這在工廠內或集體農場上，都可以看到的。家庭正在變為一個社會機構上的單位。家庭的興趣已經增加，家庭和社會之間的界限，也已化除了。家庭即社會，社會即家庭，它們造成了新社會制度所藉以樹立的全部基礎。

在革命初起的幾年間所表現的性的解放，以及自制力和舊習氣的全部拋棄，局外人或可認為這便是共產主義的道德。然而他們祇要讀一讀伊里奇在一九二一年關於這個問題寫給蔡特金(Clara Zetkin)的信，即可明瞭自己是錯誤了。那些相信不負性慾責任者，也許認為伊里奇是個過時的人物；但是他們應該知道他們所認為進步的，依然完全沒有成熟呢。這種不負責任的時代，實際上不過是舊社會崩潰而新社會基礎尚未建立起來的

結果。領導者要在這個階段實施任何的道德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們深知這種病態，必然要自歸消滅的。

很奇怪的，大多數的蘇聯婦女都希望有小孩。並且這些都不是落後的或無知識的婦女。伊們都是前進的、文明的、受過教育的，和有思想的婦女。伊們是些飛行家、工程師、戲劇家、伶人、醫師、教授等等。在屢次討論這個問題時，伊們常常對我說：『如果不要小孩子，那麼，爲什麼要結婚呢？』因爲有許多青年男女依然濫用國家法律所允許他們的自由，於是關於墮胎、離婚及贍養費等新法規，便通過了。但是這個新法規並非共產主義的突變，它是幾年來男女關係變動的表現——不過一時取着最進步的姿態吧了。

由於國內經濟急劇發展，由於國家基礎加强，已經達到要求建立一種新社會秩序的階段了。個人自由的增加，必須隨對社會責任心的增加爲正比。人民對於自由（無產者初次勝利所給予的）繼續濫用，負責的領導者自不得不予以特別的關心。一般的說，男子們因爲結婚後可以在城市裏得到一間住所，所以他們都喜歡結婚。如果沒有優良的住所供給他們的時候，他們便移動不定，很少關心於他們所遺棄的婦女和小孩的。有些青年婦女仍然醉心於伊們的自由，對於自由所帶來的責任，伊們却堅決地推卸。在避孕法沒有普及以前，伊們都求助於墮胎，因而墮胎的次數便增加了；有一個時期；一個青年女子打五六次的胎，是常見的事。結果影響很大。我聽許多醫生說，他們醫院裏大多數患病的婦女，都因墮胎所致。這便可用來說明現在對於墮胎的態度。今年我在蘇聯時，剛巧廢止墮胎的條例才初次公布出來。我參加過許多次討論。一般的感覺，都認爲除非母體的健康受着威脅，或可能遺傳一種疾病的情形，初次受胎，均不應加以妨礙。至於在房屋不足問題尚未解決時，已經生養過兩三個小孩的人，用避孕法防止受胎，那是應該允許的。蘇聯婦女有要求小孩子的自由，國家應予婦女以養育小孩子的優美條件；這些條件一日不能獲得，墮胎行爲也就不能一日終止。無論男子或婦女都這樣說，如果現在墮胎的手續同以往一樣的困難，那麼，種種違法行爲，就不免由此而生。我曾遇見一個女子，伊對我說：『任何婦女，都有拒絕養育小孩的權利。』

我們國內聽到史太林要求有十個人以上的家庭的傳說，曾引起莫大的驚慌。這個傳說，同往常發生的一樣，是把事實弄錯了。在蘇聯鄉村裏

，有許多家庭是育有十個小孩的。政府對這些家庭予幫助，並且規定第十小孩津貼五千盧布。不用說，這種對於現存大家庭的津貼和幫助，當然是獎勵人民組織大家庭的。城市裏由於住屋缺乏而限制一個家庭祇可有兩個小孩的新傾向，已使當局惴惴不安了。他們對於未來的文化有着不可破滅的信仰，他們由共產主義的邏輯推論下來，沒有人類，就不能有未來的文化。我很懷疑在一個幾乎有二百萬失業人口的國家（英國），是否也能感覺到工業人口的缺乏！在西伯利亞極遠的幾個區域，要建立許多學校，可是要從製造業中心把磚石運輸到那裏去，委實是一種鉅大而悠久的工程。這幾個區域有着肥美的土地，居民為遊牧民族，依然過着漁獵生活。他們沒有剩餘時間來建立製磚工廠，並且別地工人又不容易到那裏去。這種廣漠無垠的空地，因為缺乏勞力，以致富足的自然財源不能利用，實在可惜。所以要改善這些人民的生活環境，就必須要求勞動人口的增加，這便是史太林獎勵大家庭的原因之所在了。

最近規定的津貼如下：第七至第十小孩，每年津貼二千盧布，共津貼五年；第十一小孩，第一年津貼五千盧布，隨後四年每年津貼三千盧布。但是我從未見過一個人有取得五千盧布的資格，也未見一個人有變得二千盧布的希望。我所接近的人們，伊們大多數有四個孩子就算了不起了，很少有再希望五個的——伊們說：「這簡直成為生小孩的機器了；我們是無暇及此的。」各人似乎祇期望着醫學能發明更有效的避孕法，工業上能生產更富足的物品來給伊們享受。

政府既積極獎勵大家庭，於是產婦室、托兒所、幼稚園等，便大大增加了。因為增加的速度太快，以致顯出供過於求的現象。關於這一點，有個高級官吏曾經告訴我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就是蘇聯國內有好些區域的產婦室，留着許多空床，托兒所內也有許多空位；因為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工資的增加，多數婦女，大都在家中養育小孩。可是，同樣因為工資的增加，也有些婦女為領得高工資起見，便不肯停止工作去看護伊們的嬰孩，所以產婦室及托兒所對於這班婦女，就特別的需要了。這些產婦室、托兒所及幼稚園，比起我國富裕之家的私人看護、保姆，以及學校寄宿舍等，並不見得有什麼破壞家庭間天倫之樂的跡象。它們的特點，就是它們是社會主義化的，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的是為個人服務的。它們是為全蘇維埃的人民所享有的，而不像我們的國家

之祇爲有產者所支配的。

蘇聯離婚法的詳加修正，便是對於不負性慾責任的男女加以約束的實施。新法規定，第一次離婚，須繳納五十盧布的罰鍰，第二次須納一百五十盧布，第三次則須納三百盧布；而且沒有易科的規定。在離婚訴訟中，必須男女雙方同時到庭。這一法規，也是逐步推演的結晶。無論男女，對於這種修正，我想都該表示竭誠的贊同。照多數人意見，離婚費應該增加；並且還有許多婦女提議，對於那些利用結婚和離婚作爲取得進款的婦女，應該有一種懲罰。一個男子如果要離婚，女方便對他要求很高的贍養費，那麼，男子便要先考慮他是否能夠負擔這筆贍養費。並且照法律規定，一個孩子在受教育期間，要扣離婚人的薪金四分之一，兩個孩子扣三分之一，三個孩子扣二分之一。這些規定，都是減少離婚的良好辦法。

總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現在蘇聯的法律，並非最完備的法律。它們將會隨着國家發展和社會需要而不斷地加以修正。無論如何，法律終歸是根據於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科學的事實，而不是根據於陳舊的教條、迷信、偏見和憎惡。

本刊前期要目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欄目	題目	作者
每月評話	特赦施劍翹	石香
	悼魯迅先生	所非
	誘姦和騙婚	秋萍
	以全國力量支持綏遠的抗戰	曉異
	爭權利和盡義務	若海
	古代婦女文學中的光明面	林平宇
	遺棄的面面觀	譚吉華
	擇偶問題的商榷	胡青譯
	善哉「親哉」漫畫二幅	宛青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續）	訓劍譯
	愛國女傑尚達克傳（上）	雨竹
	婦女消息	
	從最近幾個人的死想起（雜感）	古然
實生活	生活在積穀倉裏（上）	白水
	「哭嫁」	秋雁
文藝	魯迅先生之喪（散文）	未名
	丈夫的臉譜（小說）	乃化
	大仙（小說）	落葉
	祝蘇聯十九週革命紀念（詩）	長庚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	牛春野

史料

愛國女傑尙達克傳（中）

雨竹

王派尙達克到奧雷項思去

尙達克現在已到達法王駐節的地方。伊熱切希望和王談話，於是立刻前去晉謁。但是法王不願見伊。他還沒有接到禁衞軍司令介紹尙達克的信，至於尙達克自己的信，王也沒有收到，這大概是被王的那一個侍從沒收了。因此王對於這個村姑及伊的同伴毫不知道。他當然覺得在接見伊之前，應該諮詢他的顧問爲上。詢後他就差了幾個人去打聽尙達克是怎樣的一個人，伊來到此地爲的是什麼。尙達克對於這班人並不多講，伊不過說伊此來目的在解救奧雷項思以及引王到爾浪去加冕。

尙達克這樣等了兩天，才被召入宮。去時天已經快夜了，伊帶了兩個騎士，匆匆入宮與王晤談。

相傳在入宮的路上，伊們這一小隊人遇見一個兵，那人也許是因爲伊們擁擠了他，便無禮地以惡言對付尙達克。

「對上帝起誓，你當眞正這樣說嗎？」伊正色問他。「你熱昏，快要死了嗎？」

在一小時之內，這個人就在黑暗中迷了路，失足在河裏淹死了。這人死了之後，大家就開始議論着尙達克對於這個人所說的話，于是每一個人對伊都懷

婦女消息

▼閻母命子毀家紓難

據中央太原十六日電，閻錫山諭晉財廳云：「昨奉慈命云，「國難如此嚴重，全國人士，捐款援助綏遠，爾爲晉綏長官，尤應爲之倡導。況毀家紓難，爲爾父之遺志，應即將爾父遺產八十七萬元，捐作救國之用，諒爾亦必樂爲之也。」自當遵命辦理，款即由管理者撥交該廳接收。……」

▼京市婦女編隊募捐

自綏遠抗敵戰爭發動以來，京市婦女，紛起作後方援助運動。京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十九日下午舉行緊急會議，議決：（一）電慰綏遠抗敵戰

這一種好奇心。

尚達克和兩個騎士到達王宮之後，伊們同進到大廳裏。這個廳既巍峨而又宏大，壁上繫着五十個火把，輝煌的火光，照耀着三百個大臣。尚達克雖則驟然間從黑暗裏出來，但是伊却並沒有被火把的光亮或大群錦衣的高官所驚惶，伊很鎮靜而謙和。伊站在滿堂將相中間，好像一個翩翩的青年，因爲伊穿著灰黑色的布製的男孩的衣服。

有的人說當時王因爲要試驗尚達克，王自己微服雜立在羣臣中間。如果眞有這麼一回事，那他們看見尚達克一直跑到王面前跪下，一定是暗暗奇怪的。

尚達克見法王的第一句話，便是『最崇高的王，我是上帝派來襄助你和你的王國的。』不過以後尚達克到底同法王談了些什麼，却沒有人知道了，直到伊以後被捕審判時，伊的供詞中說過：『法王夏爾斯信仰伊，因爲伊稟奏王極秘密而隱匿的事情，除得聖靈之助外，是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的。』伊之所以知道這些事情，據伊對王上所說，就是伊爲上帝所遣派的一個標幟，但是伊却警告王，除了上帝和他自己之外，不許任何人知道這些事情。

尚達克所給予法王的印象，一直嚴守秘密，過了許多年代，大概在法王夏爾斯去世以後，纔由一個王所親信的大臣傳說出來。

尚達克當時對王所說的話是這樣，就是在某天，王曾經離開衆人，一個人獨自在他的密室裏祈禱，他沒有出聲，不過心裏默默禱告，祈求上帝，如果自己確是眞命天子，是法國王室的正統，合法據有法國的王土，願上帝保護他，替他禦侮。不然，如果他不是眞正的太子，請求上帝掃去他期望統治法國的心

士，（二）舉行大規模募捐運動，援助綏遠戰士，即日開始募捐並徵募必需物品，慰勞前方、募捐一項，由馮夫人李德全，及邵元冲夫人張默君任總隊長，下分十隊。

▼滬市婦女組慰勞會

滬市綏遠剿匪將士慰勞救護委員會、救護事業協進會兩團體二日下午三時招待全市婦女界，到市婦女會，女青年會各婦女團體，及華東、道中、愛羣、人和、上海、南洋、坤範、培明、神文、惠羣、智仁勇、中國、務美、幼師、明德等學校代表七十餘人，討論：（一）募集禦寒品案，議決：（甲）學校募集辦法，以每生捐手套一雙，每家屬捐背心一件，爲最低限度。（乙）機關及個人，分頭接洽認捐。（丙）家庭以募背心爲原則。（二）募集禦寒品種類案，議決：（甲）背心五

念，准他平安逃出法國。

王這一秘密的禱告，原來並沒有告訴任何人過，而尚達克居然能夠告訴他這一切，同時並且對他說：伊是上帝派來告訴他先王確是他的父親，無怪王大爲驚異而欣慰。

其時王就命尚達克和伊的同伴都在一個古樓裏住下，由一個官員和他的妻保護着。

此外王又指派了一個小僕人侍候伊。許多大人物就都到這古樓來見尚達克。

在伊第一次見王後的那天，尚達克遇着一個曾經爲王力戰的王子。第二天在到王的祈禱室禱告之後，這位王子，法王的首席顧問，以及尚達克三個人，就隨王到密室長談，後來大家就在那裏彼發。

在當時，尚達克很坦白地講述神聲告訴伊關於法國每一件事情，伊主張夏爾斯王必須首先將王權獻來給上帝，再從上帝手中，以一個天父忠僕的資格把它領回來。他應以天下爲公的態度統治法國，對囚犯實施赦免，對王土內一切百姓，施以仁政。

從那天起，這位王子便成了尚達克的好友之一。不過王的那個顧問，却屬奸宄之流，他嫉恨這志在保衛祖國和國王的少女。不過在當時，他只把惡念存在心頭，而且並不露聲色。

當然，要使王以及他的顧問完全贊成尚達克的意見去行事，是沒有這樣簡單的。其間是經過許多的周折的。

萬件，(乙)手套十萬雙，(丙)耳套十萬對，(丁)金錢。(三)募集限期案。議決：定十二月十五日截止。(四)收集地點案。議決：在女青年會。(五)組織上海市婦女界綏遠勸匯慰勞會。議決通過，並與前女界所組者合併擴大之。

▼平婦女紛辦救護班

平市婦女王敏儀等，發起萬個衛生包運動，積極募藥品綳帶等，山慈貞女校學生協助趕製。又所設之救護訓練班，已於十二月四日在西城石駙馬大街女紅十字會開班。

▼綏婦女至前方慰勞

十二月四日申報專電，日來平津各大學生代表紛紛來綏慰軍，綏垣設有傷兵醫院四處，每日慰勞奉獻禮品者絡繹不絕，綏婦女四日晨派趙承芳等爲代表，分別攜禮品慰勞傷兵。

尚達克第一次受到幾個神甫的試驗，他們試伊的目的，在證明到底伊對於未來的預言是出於聖靈的啓示，還是來自魔鬼的唆使。

他們一方面派人到伊的故鄉唐雷米去打聽伊幼時的言行，一方面把伊帶到一個學院裏去受神甫的問話。在這個學院裏，也是由一個大臣的家庭照拂着伊。這學院裏的教員，有時個別來訪問伊，有時結隊來訪問伊，後來其中有個一教員去報告法王說，尚達克對答如流，他們相信伊負有神聖的使命。

在尚達克和這些教員的談話中，據說有一次有一個教員試驗伊，難伊說：「既然是上帝要拯救法國，那他何必用兵呢？」但是尚達克却毅然回答說：「上帝要叫人去做他的事情。」伊又說：「作戰在兵，勝負在神。」這一來，終究使那個教員折服了。

這班學者在尚達克身上雖然無瑕可摘，他們雖然相信伊有着神聖的使命，但其中有幾個人仍堅持要伊做一件奇蹟。但尚達克却回答說：「我到這裏來，並不是來顯神通或是做奇蹟的。我的使命，是在解救奧雷項思的被圍。只要他們撥給我一些兵士，不論多少，我就去了。」接着伊就預言四件將來的事情。第一，就是伊要解救奧雷項思；第二，伊要使王在爾浪加冕；第三，巴黎將仍效忠於王；最後一件，就是當時囚在倫敦的奧雷項思公爵，能夠回祖國來。後來伊又宣言說：「大家聽着，在上帝的書內，比你們的書內所刊載的豐富的多。我不知道A和B的分別，但是我却爲上帝所派遣來拯救奧雷項思，並領王上到爾浪加冕的人物。」

尚達克一切答案和說明，都記錄下來了。在伊往後受審訊的時候，伊常常

▼何香凝鬻書畫勞軍

中委何香凝，十一月間在南京開個人書畫展覽會，將售得款項，慰勞前方將士。十九日在李德全等歡迎席上演說，略謂：(一)今日吾人之一飲一食，猶之一滴血一杯淚，蓋前方勦匪正在吃緊，希望大家毋忘前方勦匪將士，在冰天雪地中之辛苦。(二)本人不文不武，只是一畫家，無能力爲前方將士慰勞，唯有多費手頭工夫，將書畫換來之金錢，匯至前方，聊示慰勞。(三)希望文官多出錢，武官多出力，齊心合作，努力勦匪。

▼晉李淑卿毀家紓難

山西省靜樂縣女子李淑卿，曾留學日本，因念國難日急，救國爲國民天職，願毀家紓難，將其在靜樂全部田畝一百七十餘畝及舖院半所，悉數

說到伊的囘答那時候已經寫下來了。無知審判官始終沒有設法去調查伊所寫的是什麽，記載着那些話的書究竟是失落了，還是被尚達克的敵人毀壞了，也沒人知道。

最後神甫們到底寫了信給國王，說尚達克的確是那個被稱爲聖女的人，善良的基督徒。伊的言行都沒有和伊的信仰相衝突。王上可以而且也應該接受伊所貢獻的援助。

幾乎有六個星期光景，尚達克被種種試驗調查拖延着。伊一心想解救奧雷項思，因此日夜焦灼。伊覺得很不耐煩，因爲聖靈曾經警告過伊，伊只有一年稍爲零些的時間可以做伊偉大的工作。所以伊急於着手進行了。

尚達克在離開這個學院以前，寫了一封信給英軍，命令他們好好離開奧雷項思和法國。不過當時伊沒有把信寄給英軍司令。伊一直等着，等到伊到達奧雷項思之後。

在尚達克被派赴戰以前，還有幾個貴婦人來訪問過伊。這班貴婦人之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王后的母親，伊本人也是一個王后。過後這班貴婦人宣佈說尚達克的確純潔忠實。伊們就是對於伊的男裝，最初雖表不滿，現在也很同情了。尚達克告訴伊們男裝是唯一適合騎馬作戰的服裝，以及在粗魯的軍隊中軍裝爲伊所必需各點，伊們也非常了解。

被派來攷問尚達克的神甫們，大家也討論伊着男裝的事情。他們的結論，也贊成伊的男裝。他們的意見，以爲尚達克既然要做一個男子和一個兵士的事情，那末伊的穿着像一個男子的衣服，當然是適合正當的。

指與政府。其上晉主席趙戴文呈中，有『妾在日求學時，曾聽彼間主婦談及日俄戰役時，她僅有最心愛之指環一個，猶能割愛捐給戰士，妾雖不才，願隨後塵。』等語。

▼慈谿富孀捐款自殺

據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社電，浙江慈谿縣南鄉富孀陳氏，其夫原在東北從事鑛業，前年被某方軍隊慘殺，近伊閱報綏戰又起，痛心往事，復感國難日急，乃傾其家產共十二萬元，輸助綏軍，一面遣散家人，於深夜服毒自殺。

▼鐵部女職員捐背心

鐵道部全體女職員陳逸雲，錢笑予，鄭漱六，張璧等十七人，發起募捐絲綿背心百件，慰勞綏遠剿匪將士。

從此之後，尚達克就被派到別一個城裏去備戰。當時伊住在王后的一個侍從者的家裏。當那時至少在事實發生前二星期，尚達克對王說：「我要拯救奧雷項思，趕走英國軍隊，但就在那城裏，我將要被箭射傷，不過不致於有生命之憂。就在這個夏天，陛下要在爾浪加冕。」百姓一直都記着尚達克所說的伊要在奧雷項思之役受傷的話，後來伊當眞被一枝箭射傷了，王和他的大臣都很奇怪，並且從此格外信任伊了。

後來王就賜給伊和伊的屬下很講究的武裝，且特別為了尚達克備製的是一套堅固的鋼甲，外邊鍍著很厚的銀，閃閃放光，亮得幾乎像一面鏡子。尚達克對於伊這一身銀白的武裝極為喜歡，還有王所送伊的一匹高大的駿馬。

在那時武士們所穿的服裝都是罩飾全身的盔甲。因此軍隊首領必須備一面旗子，使得部下在作戰時可以認辨他。尚達克的一面旗子，是用質地精良的白布製成，鑲着銀邊。旗上繡着上帝的像掌握着地球，左右各邊護着一個天使。在這下面，有「瑪璃基督」幾個字。旗上還有許多法國的國花荷花。尚達克表示過伊愛伊的旗：勝於伊的寶劍，伊自己在戰爭中總是把它隨身帶着。

現在王上已準備派尚達克去援助奧雷項思了。除出伊原有的屬下之外，王又加派了一些人。這裏面有一個牧師，第三個騎士，另外又是一個僕人。尚達克兩個哥哥那時也參加了伊的隊伍，這件事使尚達克非常快慰。

解救奧雷項思

尚達克和伊的部下準備完畢之後，伊們就和王公一同加入法國軍隊出發。

▼英國女子捐款勞軍

中央北平十二月五日電，旅平英僑奈威爾夫人（Tsaac Newall），五日向平婦女社捐洋七十五元，作該會購皮手套皮襪贈與綏前方將士之用。

▼陳璧君捐四千勞軍

中委陳璧君，捐款四千元匯綏，慰勞衛國將士。

▼宋慶齡發起援西婦

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等，鑑于西班牙內戰殘酷，婦孺流離失所，為狀至慘，特發起援助西婦運動，以示人類同情之心。

▼滬女律師史良亡命

曾任江蘇省婦女協會委員，現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之史良，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夜突在滬寓被捕。據事後滬

因爲尙達克要求增兵的結果，這一支軍隊已經比從前雄厚許多了。不過這支軍隊紊無紀律，而法國兵當時都怕英國兵。

尙達克到營中目覩軍隊紀律蕩然，行爲敗劣，伊就很担心。當伊巡視的時候，伊看見他們喝酒的喝酒，叫囂的叫囂，互相口角的口角。伊看了很不滿意，當下便主張在軍隊裏做一番肅淸的工作，伊便立刻着手整頓。首先伊把營中所有行爲不檢的婦女，都趕出去，伊又下令禁止飲酒和爭鬧。每天做禮拜二次，叫兵士和軍官都參加。在三天之內，這些兵士，便變成很有紀律的了。尙達克和伊的司令等，于是準備和他們一同向奧雷項思進發。

這一支軍隊只有四千兵士，不過他們却帶了許多糧草，去接濟奧雷項思被圍中的飢民。

尙達克騎着馬走在軍隊的前面，第一次穿伊那一身威武華麗的白色武裝。在伊後面，是一隊神甫唱着快樂的詩歌。軍隊呢，帶着家畜和儲食物的車，跟在他們的後面。

奧雷項思城是在羅阿爾河(River Loire)的北岸，在那裏河流是從東向西的，有兩條路可以通到城裏去，一條是在羅阿爾河的北岸，另一條是在南岸。尙達克說伊的軍隊應該從河的北岸前進，直達奧雷項思。這樣一來，雖則必須經過英軍的營寨(英軍營寨就在河的那一邊)，但尙達克仍主張如此。不料軍官們欺伊女流，以爲尙達克毫無軍事知識，他們就騙伊帶領軍隊走羅阿爾河南岸的一條路。他們以爲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去英軍。結果英軍確是避免了，但同時他們自己却在奧雷項思城的對岸，他們要到奧雷項思去必須渡河，所帶的

市府發表，其被捕原因，爲「密謀鼓動上海總罷工，以達其擾亂治安，顚覆政府之企圖。」史交保釋出後，迄未投案，據報載，史良已正式表示亡命。

▼賽金花貧病歿故都

庚子變亂，犧牲個人色相向德元帥瓦德西請求制止外兵騷擾民宅，有功地方之名妓賽金花，年來蟄居北平，貧病交迫。本年九月來，染腹瀉症，屢愈屢犯，卒以醫藥無着，於十二月四日溘逝平寓。

▼英王爲婚事遜大位

英王愛德華八世，因欲與美國女子辛柏生夫人結婚，國內掀起鉅大風波。不特羣臣、教士，及殖地政府人員堅表反對，即王母后亦深不以爲然。各種勢力，逼王非于與辛夫人結婚或遜位二途中擇其一不可。王爲個人婚姻自由及維持與辛夫人愛情計，已有十二月十日正式宣佈遜位。

食物，也須渡河過去。

羅阿爾河的冰流是毫無一定的，有的時候水深流急，有的時候水淺流緩，在夏天河水就縮成一支渺小的河流，但當春雨連綿的時候，這水就高漲而爲大渠，奔騰急湍了。一隻船要在深水逆流的時候行駛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有很大的西風。

法國軍隊和家畜輜重車等，此時已到達離奧爾項思做五哩路之遙的地點，船隻已由鄉民預備好，準備裝載食物過河。但是看情形不能這樣做，因爲風的方向是倒頭的。船不能在逆流中前進渡河。

正當軍隊束手無策，無法可使之際，有一個著名的公爵從奧爾項思來見尚達克和軍官們。

這時尚達克當然已知道是受騙了，伊很憤怒，所以當公爵看見伊表示歡迎伊時，伊就勃然問他說：

「教我們走河的這一邊，使我不能直接和英軍作戰，就是你的主意嗎？」

「我麼，」公爵謙和地答，「是比我聰敏的人的主意；但在我想來，這一個主意也比較來的聰敏和安全吧。」

「皇天后土，天父的忠告，總比你們的來的聰敏和安全。你們想欺騙我，你們正在欺騙你們自己呢。因爲我給你們的拯救——從天父那裏來的拯救，比任何人的都有效吧。」

倘若依照尚達克的計策進軍，英國也許不敢來攻擊這樣雄厚的軍隊，因爲他們軍隊分做十隊，而英國方面還在等候援軍。不過，英軍已經有些惧怕這位聖女了。他們都以爲伊是一個妖魔。

尚達克上面的話一說完，東風就不發了，片刻之間，西方驀地吹起猛烈的風飆，於是難題解決了，船就很迅速地渡過河去。在四月二十八日的黃昏，全數糧草，都運到近奧爾項思城的郊外。

在那時法國軍隊却不肯渡河，因爲他們還要回兵再運糧草。不過公爵請求尚達克和他同進奧爾項思城去，使城中的百姓可以有一種新的希望。尚達克當即答應了，不過伊先吩咐了軍官，叫軍隊回來時，路上不得有絲毫耽擱。此外爲使軍隊不再蹈以前野蠻和無紀律的覆轍起見，尚達克又派了幾個神甫隨隊。

尚達克和公爵，護衛着二百兵士，以及全數糧草，平安地渡過羅阿爾河。當天晚上，尚達克休息在一個小鎮裏。第二天伊決定等候到天夜才進奧爾項思城去，使伊可以避免切心要見伊的擁擠的羣衆。

因此在第二天黃昏時分，聖女穿着一身閃閃放光的銀白武裝，在公爵的右手，擁護着兵馬，便騎馬向奧雷項思進發。他們在日落後一小時到達奧城。當他們行近奧城的時候，他們看到無數燈火，浩浩蕩蕩的群衆，出來迎接他們。他們就在人山人海中緩緩前進。人馬過處，歡騰喧天，熱烈之狀，猶如上帝從天下降。他們用敬愛的目光注視着這一位聖女，他們都爭先恐後的擠上去去看伊。一時尙達克兩旁，萬頭鑽動，水洩不通，而伊的一面旗子，便在此時着了熊重的火把。但尙達克並不慌忙，伊只輕鞭着馬，敏捷地把馬掉過頭來，叫馬脚踏熄了旗的燃燒。

成千成萬高興的百姓，就慢慢地在尙達克後面移動，一直到禮拜堂爲止。在那裏他們向上帝感謝着派遣聖女的恩賜。尙達克就到公爵的會計家裏住下。這裏靠近城的西面，伊就在那裏駐節。當晚以及後來伊完全在那裏，和東道主的九歲女兒同榻。

第二天尙達克派兩個兵到英軍那邊送達通牒，叫他們即日退兵。在這個通牒裏，伊叫英王和他的臣屬把他們從法國拿去的重要城市的門鑰，全數交還給上帝派來的聖女。

伊是奉天皇的命令來拯救大法正統的；「如果你們激於正義而自動交出向法國掠奪的一切，」伊說：「我就準備同你們講和。否則，你們若不遵照我的意旨，那我是一個善戰的將領，無論在法國境內什麼地方找到你們英國人，我就要把他們驅逐出境；誰要是不服從，我就把誰殺死，誰肯服從，我就救免他。我不信你們能在法國境內奪取什麼東西。不，誓不給你們！夏爾斯王，合法的承位人，將保持法國。因爲上帝的意旨如此，聖女已經告訴他了！……」

英國人收到這樣的一個通牒，一定覺得好笑，因爲他們只遣回來一個使者，他們說要把另一個使者用火燒死。不過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把他燒死，他們只把他加上了鎖鏈。這一使者，在以後法國佔了那堡壘後，纔得恢復自由。

在尙達克進城後的幾天裏，奧雷項思周圍都沒有發生過戰事。那位公爵和他的兵士已經出去迎接法國運糧草的軍隊去了。英國方面，依舊在等候援軍，他們的軍隊已漸呈軟弱，不再有多大的勇氣，因爲他們確實有些懼怕這位聖女。

法國軍隊到達的那天，尙達克和伊的兵士一同出去迎接他們，以便保護他們經過英軍陣地。當伊回城時，已覺

疲乏不堪，伊就倒身而臥。

突然伊狂呼着，從夢中驚醒，說外面已經在開戰了，並且責罵伊的小僕人沒有叫醒伊。伊急忙披上盔甲，拿着旗子，帶了伊的騎士，向東門疾馳。他們經過城門的時候，遇着許多法國兵受傷回來，尙達克見了，感到無限難過。伊說：「啊！我法國的鮮血呀，這使我見了怎麼不髮豎爲裂！」尙達克和伊的騎士直馳過去，直到戰場。這裏離城有二哩路程，法國公爵在指揮作戰攻擊英軍的堡壘。尙達克趕到後不多幾時，法軍便打了勝仗，英軍的堡壘被佔領了。法軍死傷極微，但是在堡壘裏的一百五十個英軍，都完全被他們擄來了。

這是奧甯項思受包圍以來法軍第一次的勝仗，城中居民，因之歡欣欲狂。他們宣佈說，尙達克現在是屬於他們的了，他們又敬愛地稱伊爲「奧甯項思的聖女」。

那天傍晚尙達克回寓時，伊和同伴中的神甫談話了一些時候。伊說五日之內奧甯項思的圍可以解除了。神甫聽伊這樣肯定的說，暗暗奇怪。

第二天，前線沒有接觸，因爲這正是一個重要的瞻禮日。不過尙達克又給英軍一個通牒，爲了發這個通牒，伊親自走到一條破橋上去。這橋從前通從奧甯項思渡羅阿爾河的路。伊命一個兵士在這裏射一支箭過去，箭上繫着通牒。在這通牒中再命英軍退出，並且要求他們把伊前次差去的那一個使者放回奧甯項思來。如果他們把他放回來了，伊答應送還他們多少的俘虜。英軍收到這個通牒之後，答復過來一句很難入耳的話。尙達克看了哭了出來，不過不多一會，伊卽因上帝而安慰。

第二天，就是五月六日，法軍向河對岸的英軍陣地前進。只剩公爵帶着相當軍隊在奧甯項思守城，尙達克和軍官們帶了其餘的兵士，渡過羅阿爾河，直向英軍陣地進發。

這裏有四個壘集築在一塊兒。離城最近的一個，是英方最堅固的堡壘。這其實是一個破敗的遠年的瞭望台，英軍就把它作爲堡壘，在這個堡壘後面，就是羅阿爾河的一個狹水灣，英軍就在那裏建了一條木橋，過着危險的時候，他們就把橋吊起。在這橋的另一頭，他們又築了一個小堡壘，叫做閣姆堡的，在閣姆堡前面便是一個最大堡壘的所在，在這大堡壘旁還有一個小堡壘，英軍一見法軍襲來，他們立刻離開了這個小堡壘。

法軍渡過羅阿爾河以後還沒有整隊以前，英軍卽從堡壘衝出前來迎戰，法軍突出不防，大爲恐懼，預備退兵回

奧爾項思城。幸而尙達克和司令們適在那時趕到，伊就下令命司令向英軍陣地進攻。雙方劇戰多時，相持不下。當時尙達克從馬上跳下來，脚上受了傷。但是結果，法軍是得勝了。

佔領這個英國堡壘之後，尙達克便留下法軍在夜裏看守，伊自己回到奧爾項思去休息，同時請一個醫生醫治伊的脚。

第二天大清早，尙達克就到禮拜堂去。瞻禮完畢之後，伊就對神甫說：「今天我的左胸要被一支箭射傷，不過我仍然是回來的，從橋上回來。」這位神甫驚奇尙達克能預知伊要受傷，更稀奇的是伊將要在什麼一定的地方受傷。他想到伊說伊要走過那破橋回到奧爾項思來，也很奇怪，因爲這條橋之所以把牠毀掉，目的在乎避免英軍的攻打，而且當時那條橋，沒有一個人能夠渡過去。

尙達克趁了一隻小船渡過羅阿爾河，去視察那班守在奪回的堡壘裏面的兵士。

那天早晨，法軍一次次攻擊那閣姆堡，就是掩護着那條木橋的一個堡壘；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把它佔領。英軍都善戰，法軍雖用扶梯向圍牆各處攀登，竭力攻牆，結果還是給英軍趕下來許多次數。英法雙方軍隊均饒勇善戰，死傷無數。在這許多時間，聖女和伊的旗一直在法軍陣中，不然，他們怕就停止作戰，退師回城了。

日中時分，尙達克正想爬上扶梯，忽然有一支箭從牆頂射下，尙達克受傷了。這箭直穿過伊的盔甲，射傷了伊的肩頭。尙達克一則從來沒有受過傷，二則到底還是一個少女，受痛之下，伊便禁不住哭了。傷口包紮後，伊休息了一會。但是當天將晚的時候，伊看見法軍漸失鬥志，伊就跑到一處稍近的地方去祈禱。回來後伊便請求公爵再開始一次勇敢的衝鋒，公爵雖然已下命退兵，但此時仍允再度作進攻堡壘的嘗試。

尙達克身先士卒的上去。伊的旗子飄揚在前，法軍尾隨在後。當時英軍見這聖女又回到伊晨間所到的地方時，他們非常震驚。他們知道原來他們不曾把伊打死，他們更相信伊一定是一個妖魔。

尙達克此時猛喊道：「旗子碰着牆時，什麼都是你們的了！」法軍聽這一喊，便一齊向前衝鋒，把梯子向堡壘的各面猱近去，齊勇猛撲，戰爭雖極兇猛，但法軍終于奪取了堡壘。

當時英軍有巨大的死傷，還有許多被擄；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奔赴木橋，想逃進橋那面還在英軍手中的碉堡去。

不過法軍恰恰希望他們走這一着。

他們用船裝載了大批着了火的木料和浸透了油的烟布，來往於這條木橋之下。這時橋在他們脚下已經炙熱；但是英軍中有少許武士，仍從站在橋脚，竭力抵抗法軍，使其他英軍，得以逃入堡中。最後他們自己也轉身向堡竄奔。但是許多人於慌張之下都絆跌在破橋上，於是倒頭落入河中。這班人都身披重甲，當然立刻沉下水去，淹死了。

在這一段時間中，奧爾項思城裏的法國百姓，悄悄從緊近城那面的橋堡上架出一塊狹長的板在橋的破缺處。他們就在這條狹板上一個一個渡過橋，包圍了英軍所佔據的橋堡，雙面加以夾攻。

英軍雖奮力抵抗，但法軍不久卒將其打敗。此後，尚達克就得踐行其所言，從橋上回到奧爾項思去。法軍勝利之後，奧爾項思的禮拜堂，鐘聲大作，全城人民，歡騰萬狀。

尚達克在禮拜堂感謝上帝畢，便回寓所去，伊就在那裏醫治傷口。尚達克是一個健壯的村姑，所以伊肩部的傷口，也同伊脚上的傷口一樣，兩星期之內便治愈了。不過即使在伊沒有治愈之前，伊仍從和軍官們談了許多關於繼續作戰的計劃，伊又對軍隊講了一番激勵士氣的訓話。

據當時一直和尚達克同事的那位王子後來對人說，尚達克在統領軍隊和作戰的謀略上，都極精幹靈敏。當時軍中男子見了伊這麼能幹的一個戰士，都大為驚嘆。的確，即使伊有三十年戎馬經驗，也不過如此而已。

本社致綏遠傅主席暨諸將士電

綏遠傅主席暨諸將士公鑒：公等奮力殺敵，為國爭存，百靈廟克，敵胆已寒。更冀繼續揚威，掃清匪孽，同人等除參與募捐慰勞外，先此電達。

婦女共鳴社叩．感

英國婦運史略（續）

Ray Strachey著
開劍譯

第四章　要求已具規模（1850—1857）

五六十年間的急進運動——約翰彌爾與泰樓夫人——排貝拉斯密司——第一個有組織的已嫁女子財產委員會——一個訴案的引子——一八五七年的結婚離婚法

一八五〇年以前的婦女運動是散漫的、斷片的，差不多不能算爲一種運動。其時激發這運動的思想與期望雖則已經存在，已經日趨激化，但那究不過在少數想留名後世的特出婦女的生活上和慾望上顯著而已。自從一八五〇年以後，景象纔煥然一新，個人的鬥爭，因爲有逐漸擴大的附和者的援助，就更加容易收穫其對于整個婦運的功效。

至於誰促使婦運早日出生，是五六十年間的急進主義者呢，還是同時代的慈善主義者呢？這一層，却是很難估計的，而且實際上也沒有計較輕重的必要。這兩種運動原來互爲因果，如任何同時代的運動所必然的，當其中之一爲新思想之先鋒的時候，則一便把它宣傳開去，慢慢地教育羣衆來接受，甚而至於教羣衆來容許婦女從事于伊們家庭之外的若干活動。不過，我們還是要把它們分別着想；而站在我們的立場說來，急進運動是在前的。

這種對於社會的新觀察，遠在尚未獲得變更法律的成功以前，已成爲英國人士思想中一種切實的力量，而在許多需要改革的事情內都會包括婦女的地位這一層，尤不可不直接歸功於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此地不必複述彌爾早年的生活，也不必描寫他的卓越的學問。誰都知道他三歲就開始讀希臘文了，不到十二歲，他已經習哲學、論理學、和微積分了。他的大天才和思想的權威，在那非常的遭遇，不特不爲其消滅，反而發展了。彌爾的頭腦總是很清楚的、論理的、非常忠實的，而於『一切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以及家庭關係的完全平等，應適用男女二性之間』的定論，據他所說，（註一）『在我最初關心政治問題的結論中，已經存在了。』因爲歸納到這一定論，彌爾就反對他父親，後者在一八二三年爲大英百科全書寫關於政治的文上，斷言婦女已有伊們的丈夫充分地代表了。不過其時茄雷梅邊沁(Jeremy Bentham)却持相反的見解，而這青年彌爾，又正是他的高足，雖然，在這一點上，門生實在要比他師傅强，其關係亦更爲重要，因爲師傅以爲這不過是一種論理的，與政治上的自由並無特別重要的聯繫，而彌爾則盡他的力量和誠意，贊助這些信仰，又因爲和泰樓夫人（Mrs. Taylor）友

好的緣故（他二十四歲時，即與泰樓夫人爲友），愈益堅深了這些信仰。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註二）『說我這種深信得之于伊，是可以的；不過若說我堅持這種信仰的力量，其最初原因乃由于伊對我的關切，却未免離事實太遠了。』

這兩個青年的友誼，受到無數苛刻惡意的批評；不過照彌爾自己的敘述，實在無可指摘。他們的友誼是漸進的，經過好些時間，他們才常常聚在一起；進而至於同往外國旅行；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友誼維繫着彌爾畢生最專致的情感。自然，他們在還沒有結婚的可能以前，一定就相愛了，不過那時其間决沒有超過最純潔的友誼之限度，却是毫無問題的。

海里埃特泰樓（Harriet Taylor）不管伊智力上的權威如何，其忠實，可謂和彌爾如出一轍，伊很坦白將伊的感覺告訴伊丈夫，並且擬定了工作方針。因此伊大部分的時間就和伊的女兒海倫（Helen）住在鄉下，伊兩個兒子常常去探望伊；不過伊依舊不時和丈夫同往在城中，甚至於就在那邊接見彌爾。這種情形，約翰泰樓（John Taylor）自己倒沒有什麼，可是在彌爾那班朋友看來，反而覺得忍無可忍了。他們一個個都向他規勸，規勸之後，一個個又覺得自己被摒在他的莫逆交誼之外了。他竭力保護泰樓夫人的名譽，同時澈底地浸沉在彼此的友誼中間，所以任何無同情的挑撥，都使他難堪，而且非常憤怒，結果，他的朋友雖則幾無一人知道泰樓夫人是個什麼樣的人，無一人和伊很熟識，大家却一致拿成見向伊作猛烈的攻擊。攻擊伊的，不是普通的謗毀，大概還是嫉妒的憎恨。他就同他父親同他姊姊們爭鬧；在那時期，他簡直和肯羅特夫人（Mrs. Grote）、奧司且夫人（Mrs. Austen）、盧拔克（G.A. Roequck）、海里埃特馬鐵諾（Harriet Martineau）等人斷絕一切往來。其餘的人，對於這個問題守着焦急不自然的緘默，才得保持着友誼。約翰泰樓于一八四九年去世，不守多兩年之後，約翰彌爾和海里埃特泰樓就結婚了。

他們兩人得能在一個家庭內共同生活，其間的密切關係，得能不受限制，當然是無上的欣幸，不過他們對於法律所規定的婚姻關係，反對的非常厲害。彌爾爲此擬具了一通意見書，鄭而正式否認其婚姻上的連累。

他說：『法律上婚姻關係的幾個性質，是這麼樣子，我和伊完全加以反對，理由中之一端，便是因爲它賦予一方當事人在法律上有管理他方當事人的人身、財產，以及

行動自由的權力（不管伊自身的意志怎樣）。我無法來合法地剝奪我自己這種可憎的權力……我覺得以文字正式向此現行的婚姻法提出抗議，是我的責任；並在此鄭重宣言，無論如何，我決不運用這種權力。』

撇開這種思想不論，約翰彌爾和海里埃特泰樓的婚姻，在他們自己方面，差不多是很理想的。但是在他們的朋友看來，却不見得怎麼歡迎。他們不能再不理這位太太了，現在伊已經是彌爾夫人了；然而他們總和氣不得。那種抑制着的敵意依然故我，甚或變本加厲，結果，彌爾對他的友輩愈過愈疎，責罵之聲，就愈加肯定地集中到他太太的身上。他們憤怒他們所說伊的『橫勢』，他們悲悼他們所說他的『錯誤』，他們對他稱譽伊的作品，尤覺窘極而深不以爲然。及至他家裏出了卡立耳(Carlyle)的法蘭西革命草稿被毀的驚人事件，他們中有許多人，簡直毫不躊躇地歸罪於伊，說伊應負其責。據他們說，女僕斷不會拿稿子生火的，怎麼也不會把偌大的紙包隨便燒毀的；他們覺得伊，爲了伊丈夫的緣故，很妒忌這本書獲得成功。不過無論如何，說彌爾夫人曾焚毀這稿子，總是不可置信的。伊要是個這樣的人，這種行爲於伊爲可能的話，那彌爾決不至像他在整個成年時代尊崇伊的那樣尊崇伊的。那麼清醒，那麼忠實的一個人，在那麼久長莫逆認識之餘，萬不至慘遭如此的欺騙，所以若單照他個人的批判，他的太太，也是不該被此惡名的。可是，伊雖則終于洗去了一切誹謗，受人看待的正像彌爾希望伊受看待的一般！——即爲一光明而深刻的思想家——然而伊的名譽上，畢竟免不了微薄的是非。這也許是因爲伊常和伊先生分居，以致被世厚詆；也許是因爲伊總是公開衛護彌爾，像專心於彌爾樣的，以致遭此不白。也許是因爲伊絲毫不管別人，不同情，甚或不耐煩，不客氣對付恐嚇與習俗。也許有一打諸如此類的外表上的困難，使伊與世隔膜，把伊的面目，在伊那時代的生活與書函的記載上模糊不清。我們現在不能斷定那一件是他朋友之所以不信任伊的理由。伊不曾遺留什麼東西可以使伊自己再造。所有知道是出于伊的手筆的作品，就只一八五一年威斯特敏斯透評論報上一篇論婦女公民權的文章。那篇文章，清楚可欽，但裏面絕未含有自耀的成分。從這篇論文和彌爾自己的描寫之外，實無一物可爲評斷的根據。因此，我以爲識者還是排斥一切不切實的批評，相信海里埃特泰樓，像彌爾自己形容伊的，是一個頭腦清楚的、不自用的思想家，忠實地孜孜於抽象的思想；補充擴大，調和他們共同的觀察，用伊的對人生實際的

把握，去充實他的著作，將他和伊的生活，擴大至一純粹的伙伴關係。如果彌爾是值得相信的，那麼，他們的一生，可說已收穫了其在智力與家事上完全平等的福利。彌爾自己假使不知道這個眞情，別人又怎麼會知道呢？

總而言之，不管約翰彌爾受海里埃特泰樓的影響，或不受伊的影響，他畢竟是一個偉大的有權威的人，在若干方面看去，而且還是新急進運動的中心與主要源泉。他所著的書籍，深刻而需要思想，對於新政治思想之型成，實有莫大的效力，且為該運動的教本。

我們此地對於彌爾的哲學觀點，除了那些有關婦女的之外，並不過問；不過給女權主義思想以新權威，充實這一思想的，正是他的力量和權威。在他的政治經濟和擁護自由兩書中，隱含着這種思想，及至一八六一年，卽在他太太故後三年，他所出版的那本代議政體裏，他就更進一步明白表示婦女參政的主張。他說他對於贊成代議政體的種種論點，和應該包括婦女在內這一層，其着重的力量相等；而無論從正義或功利的立場看來，都應該允許這一件事情。

在這本書出版的那一年，彌爾又寫了一本婦女的服從。說來這還是本書出版前八年的事情。在那八年間，婦女參政運動已正式存在，彌爾自己把這問題提出平民院。不過我以為在沒有講述往後的發展以前，我們還得先把這本書考慮一下，因為這裏面所揭示的，就是他常常為此事向他的同志力說詳解，而其所明白表示的觀點，適為此書出版前興起的那整個活動的運動之基礎。

這本書的論點，在今日原來已經是熟透了的，此地實無摘述的必要。彌爾所持的論據，就是前於他的瑪利華爾斯東關賴甫特所持的論據，和他以前一切婦運辯護者所持的論據之總和。的確，婦女的服從比起婦女權利的擁護，要多帶論理的色彩，少具感情的氣味；系統方面，也比較的清晰，比較的哲理化。然而，却沒有那樣流利雄辯。不過，它仍然帶有全付辯說的信念，與夫深刻而嚴正的思想。彌爾曾經前無古人地考慮過整個女性服從的關連與結果。他不特關心于他的「政治自由說」之論理的完成，並且注意於普選實現後對於全體人民的結果。他所要求的，不單是婦女參政權，也不單是平等的法律，而是剷除多少年來婦女的服從與屈服！他說他對于這廣大要求的了解，乃是由于他夫人的影響。

「我不曾認識伊以前，這種思想在我心中，不過是一種聊勝于抽象的原則……而我對於在婦女的服從中所剖白

的婦女在無資格認定下所忍受的廣大的實際的痛苦之悟解，大部得之於伊的傳授……我確乎明白伊在這問題上的卓越思想，有許多為我所不及的，而那篇小文不能得伊把全副精神放在這問題上，或者是生存着為我那不完全的敍述校訂修正（伊一定樂意的），是多麽的損失呀。」（註三）

如果彌爾現在還在世上，那他一定還是為此而工作的，對於現在已經獲得的進步雖則為之激勵，一定還是不滿意；而仍舊要求男女在經濟上、家庭內、道德上的平等的。「我們已經有服從的道德，豪俠的道德；但現在已到了需要公平的道德的時代了。」他在一八六一年曾經這麽寫過，他現在一定還是這麽寫的，因為我們如今還不過跨上第一步呢。

一八五五年，卽彌爾的書尙未寫成前六年，第一個正式的女權委員會成立了。第一個從事這件事情的，是一個非常的青年女子，伊的名字，現在已很少有人記得，但是伊在婦運第一個組織內的活動，是極關緊要的。

排貝拉斯密士，伊是佛芳倫司南丁格蘭的滴表，生於一八三五年，為諾威區（Norwich）急進黨員辦軸敏斯密士（Benjamen Smith）的長女。那家庭不特富有財產和高親，而且是非常有教育的。斯密士先生對於當代所有的改革家和慈善運動家，都是認識的。他女兒在很年輕的時代，就從事法律上，政治上，文學上，以及藝術上的各種活動。排貝拉因為年幼失恃，所以就成了伊父親家裏的主婦，而使天賦的智慧，便因伊的環境而發展了，為喬治依利特（George Eliot）採作羅母拉（Romola）的典型的排貝拉斯密士，似乎有些與衆不同的猗猛而生動的地方。伊生得修長美麗，豪爽慷慨，極少女性的恇怯，把伊的心用在無量數的愛好與天賦以及對他人無限的同情。追隨在伊父親的左右，什麽理解力，忠實的思想，以及專門知識，這一切，都早已有了把握；但是對于傳說的標準却不以為意，世俗的氣味，也總不沾染。

在排貝拉，人生乃是一樁翻動的事情。每一件事物都擺在伊面前——藝術，慈善，教育，政治，——每一件事物都要放在伊的脚前，唯一的麻煩，只有選擇而已。

排貝拉的父親很相信伊的主張。無論子女，一達成人的年齡，他便給他們三百鎊一年的零用。排貝拉得此無饑的境遇，當然喜樂無窮。環顧宇內，伊覺得再沒有第二個女子像伊那樣自由與幸運了。伊的堂表姊妹和女朋友們固然有穿着的好的，有漫遊各處的，有不斷的奢侈的享用的，然而一論到伊們個人，却還是赤貧如洗。伊們自己腰包

裏可花的錢，只夠做耶誕節小禮品和郵票的費用。些微慈善事業，是任何婦女可以希望的改革事業的極峯了；但無論那一種切實的建設事業，却都在伊們的範圍之外。至於伊那些已經出嫁的朋友，也不見得較勝；伊們不但像別人一樣受束縛，而且法律上根本無自置財產的資格。總而言之，無論已嫁未嫁，婦女在財政上，都是一無所有。排貝拉從伊無雙的地位，對於這件事，一定是看得很明白的。伊之所以抱那樣的思想，也許是由于這個事實，也許是由於海里埃特馬鐵諾（後者是伊終身的知友），也許是由于一個朋友勃勞漢爵士(Lord Broug·han)或奎爾德律師（Talford)；但是不管這種思想從什麼地方深求，排貝拉斯密士終於已得到一個結論，覺得去變更英，蘇，愛，威的財產法，是伊所義不容辭的事情。

伊首先對這情形詳加研究，後來纔出了一本關於婦女最要法律之概論。這本頓時暢銷的概論，篇副既不冗長，內容也不像一樣同類書籍的紊亂，更無因辯論而走岔道的毛病。它恰如設計時一模一樣，全係事實的直敘，再由那些事實，進而爲本身分析。

這小册子當是就交給排貝拉的朋友達文泡特海爾先生(Davenport Hill) 審閱——海爾先生是褒敏漢（Birmingham）的審判長——由他提發法律修訂會。這組織原來是他贊同創辦的，裏面有許多著名的法學泰斗，他們對于這個問題非常重視，到第二年，他們想做一種報告，由歐司根沛累爵士(Erskine Perry)起草，內中提議已嫁女子應否有財產權和自立遺囑的權利。其時便預備開一個聚衆大會——這是件當初罕見的事——待會一開，又發見與會的人，其中竟有不少重要的人物，以及出乎意料之外的婦女的數量。擁護提議改訂法律的議案，當然通過了，於是就由斯密士女士起草請願書，廣徵簽字。別的會議便接踵而至，別的請願也着手進行起來，在這一年內，終於有二萬六千男女贊成這個改革。所有的請願書，便分呈上下兩院，貴族院方面，是勃勞漢爵士遞去的，都已一併列入。當他上議場去的時候，只見請願書已經一一展開了，其中有一通單獨由婦女提出的，展開來，它的長度，足足佔了全個議場的長度。

、這個題目在大家的心目中，幾乎是全新的。惟其如此，所以贊成和反對雙方面情緒之激烈，也是勢所必然的。有的說：『這麼一來，結果必至擾亂社會，破壞家庭，而使婦女變做可憎的，獨斷獨行的東西，沒有人再能夠和伊們同處；這是一種不可容忍的思想！但是贊助者依舊不慌

不忙地進行着，在一八五七年五月，居然成立了一個議案，第一次由歐司根沛眾爵士提到平民院，最介排貝拉及其友還欣慰的，便是這議案竟得二讀通過而沒多大的麻煩。

正在那時，另外又來了一個議案，對于婦女也是極大緊要的，說起來而且也要擾亂社會破壞家庭的，那便是結婚離婚案。

這個重要的議案，是大法官闊闊蛙士爵士(Lord Cranworth)所提，其主要目標，在乎取消教會法庭的裁制權，而使除經過議院法令外，也可以實施離婚。

在英國而前，現在已經有兩個關於婦女的議案了，二者都是關係那最內的至聖所，即家庭，而在某種限度內，它們都是用以互相破壞的。其時女權主義者較大的熱望，自由地用以向這兩個提議攻擊的論據，而那對離婚案的掙扎，眞是緊張極了。當時出現一種驚人的小册子，發言：『從男女智力平等，兩性權利平等對於社會的福利的論調中發出了好些放蕩的意見……但這一切都是投機的、跨大的、甚至幾乎是反自然的主張。』誰知道這種意見將落到什麼地步？

離婚案的法律觀，使與時的律師大爲興奮，趨向所至，不特爲教育界所注意，即每一英國人，也無不加以有力的批評。格賴斯東先生(Mr. Gladstone)爲了反對案中的半句話，演講了二十九次，其中有幾次演講，且具有特別的長度。不過他並不是孤立在興奮中。同樣，站在對方的人，也極爲激動，請願書成羣結隊的遞到議院裏去；新聞紙上討論的十分熱鬧，小册子成幾十的紛紛出版；而在那許多認爲非參加鬥爭不可的人中，却有未成年人監護法中的女傑開羅林諾頓夫人。

諾頓夫人對於婚姻法這個問題，當然是有着痛澈的體驗的，伊的意見，是有分量的。伊說：『到了現在，我的朋友還是對我說，「文章寫它做什麼？掙扎什麼？這是法律！你沒有用的，」但是假使每一個人都被那樣的疑慮的減退了勇氣，這世界怕一件事也不會成功了。我雖然是女身，我却要幹這一切。我要它寫出來——用英、意、德、法幾國文字寫出來，寫出英國在一八五五年文明的基督教化的時代，在十八世紀女性君主在位的時代，對于婦女的法律是怎樣的！這點我一定要做的；其他後我而起的人，也許可以多做一點。彼時在法律上「子爵與女人」的封建的野蠻，或可不復存在。』(註四)

(註一)見彌爾著約翰彌爾自傳

(註二)見彌爾著 Ibid

(註三)見彌爾著約翰彌爾自傳

(註四)見一八五四年開羅林諾頓著十九世紀英國對於婦女之法律



實生活

我的大學生活

江飛鴻

天氣已漸漸由秋涼高潔轉入寒冬肅殺的氣象了。一切都感到靜寞，使我在這靜寞中，想起我六年前在N校求學時的種種生活。

N校是男女同學的，女學生只佔男同學的百分之十，就是說，在三百多個男同學之中，只有二十幾個女同學。我們一班要佔到十幾個，算最多了。其次，要算比我們低一級的三年級了；他們也有十個，其中有五個都是很用功的好學生。伊們五人大概是從同一個學校轉學進來的。日間同在一個教室裏上課，晚上同在一個房間住宿，五人同進同出，形影不離，於是大家就叫伊們五擋憲法。同時在我們一班裏，也有三位，也是從同一個學校裏轉進來的。這三位，也是朝夕相共，因此又有了三民主義的名稱。這八個人，都可稱頭等用功的好學生了，一天到晚，除上課溫課之外，就在宿舍裏買些小吃。吃的東西多數是花生米牛肉餃之類，既省錢，吃了又能發胖。果然，八個人之中，倒有七個胖子。

女同學中也有喜歡打扮的，那就要算幾位廣東同學了，伊們都打扮得頂漂亮，舉動也頂活潑，尤其是喜歡穿高跟鞋和西裝，不過有一位非廣東籍的同學，不但裝束非常入時，而且有一件特別講究的特點，就是伊每天用的筆記簿和鉛筆的顏色，總是和伊那天所穿的衣服皮鞋一樣的。

我們學校裏的教授，大多數是舶來貨，國貨是佔極少數。他們個個都是洋氣十足，頭髮梳得鏡亮，西裝穿得筆挺，手上大都還套着一只結婚戒。就連一二位國貨教授，也是如此，還有幾位教授，一踏進課室，每每可以給你聞到一股幽雅的香味。這當然是以洋貨爲多數，尤其是年輕或是娶着外國太太的留德派教授。

我初次到解剖室裏去實行解剖屍體，腦子裏總覺得有些異樣，思潮澎湃，甚至連睡夢都不安起來；覺得自己太殘忍，被解剖的屍體太可憐，而人生也太沒有意義。我甚至有些悔學醫科了。但再一想，似乎這學科又是很神聖的，被解剖的屍體很幸福的一

—它在死後還有用於活生生的人類，不是比那些徒糜廩粟的行屍走肉强得多麽？但次數一多之後，我就不再起種種的思想，對於待解剖的屍體，只當它一具什物看待。習慣眞是可畏！

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解剖室裏實習，我們的一班大概有五六十個人，其中幾個是女同學（共幾人，確數已忘）。雖然在一個很大的解剖室裏，可是屍體只有一具，所以大家只好分班輪流實習。每一班有三個女同學和幾個男同學同時動手，當時幾位女同學雖然都穿着白色的手術衣，套上消毒的皮手套，拿着刀或是鋸，但是都有難色，躊躇不前。教授再次三翻的解釋催促之後，才勉强去動手。有的甚至還皺着臉，或是用手帕掩着鼻子——那時屍體都已由校役用自來水冲洗過，再用藥水消毒的，事實上早已沒有氣味了，所有的，不過是藥水的味兒。但是男同學呢，連皮手套也不要，大家爭先恐後的去動手。誰落後了不能輪到，誰就引爲憾事。

在功課方面講起來，要算那位細菌教授上課的時候最使我們感到困難了，因爲我們一切功課都是由教授從原本摘錄下來編成講義，或是在上課的時候由教授抄在黑板上，我們再把它抄進筆記簿裏，獨有這位細菌教授，他是一位專家，同時具着强固的記憶力，所以當他教課時，是不帶什麽東西的，只有一雙塗着Cutex的清潔的手。他立在講台上詳細地講解每一只細菌的一切，所以我們非專心傾聽，就不必想記筆記。女同學在這方面比男同學强，伊們的筆記簿，往往轉借給他們補抄。

我們同學中有一部份是朝鮮人。他們的功課大概都不錯，因爲他們日文的程度好，因此看起附註有日文解釋的德文原本來，就便利的多。同學們很看重他們，同情他們，他們對我們也親如國人，其中有幾位還替我們在課外義務補日文，告訴我們朝鮮在日帝壓迫下的慘狀。誰想得到六年後的中國，竟也要走上朝鮮的路了！

假童男

這是一部轟動全球的長篇寫情小說，描寫一個假充男子在情場社會縱橫捭闔作惡勝利而至於毀滅的情形，全書共三百五十六頁，內容精采，令人百讀不倦

勃雷姆著　所非譯

定價　每本洋一元

總代售　作者書社（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生活書店　大公報社（上海四馬路）　開明書店　神州國光社

▲注意：讀者向本社購閱優待八折（寄費一成）

生活在積穀倉裏（下）

白水

自從吳校長叫木匠把那夜竊賊所挖的一個大洞修好，並且在木板外面又圍上一道竹籬笆之後，積穀倉裏面就安如泰山了，雖則偶爾仍有悉索之聲，但大家明白這不過是那些老鼠在學跑馬或者在偷盜我們床底下的吃食吧了。

當時仇敵既滅，人人專心讀書，晚上溫課時間也延長了，而且天氣也暖和起來，我就提議移到前面禮堂上去溫課。這裏有大的保險洋燈，光亮比在積穀倉裏好得多了。溫完課，我和學生們就手攜着手穿過草場，唱着歌曲，總有點戀戀不肯鑽到積穀倉中去睡。年長于我的那些『姊姊』學生，時常講些好聽的故事，或者伊們親戚鄉里的新聞。新聞中最多的，要算是溺死女嬰兒了。抛溺的時間，大約在深夜，此外也有丟在山野裏叫野狗吃的。頂有面子的人家，則用石灰醃了，放在小木桶內，像醃肉一般的儲藏着。起初我不相信天下有這麼慘的一回事情，但是有一天，幾個大學生陪我一同到積穀倉後面不多遠的一條河旁去散步，河內一個血淋淋的拖着包衣的死嬰，是我目視過來的。我就很奇怪這裏的母親父親為什麼要把女兒溺死。重男輕女，固然是我國社會的一種通病，但是青天白日把女兒送死，究竟是很少見的。據同事們說，這裏永遠不留三小姐，二小姐也得看父母的高興。

霉天一到，積穀倉裏便疲疲出汗，床、桌、椅、箱子、被頭，全出汗了。五六寸長的蜈蚣，也到處爬行着。這裏是綢子的出處，這時學生於散學後，就都幫蠶忙。所以積穀倉裏又只有我們四個人了。我那時不知怎麼忽然病倒了，熱度很高，但是路太遠，不能請假回家。我躺在床上一點知覺也沒有了，偶然醒來，祇覺得有人用幾千幾百枚大針轟轟地在我腦門上踏縫紉機，因為我學習洋機時頂怕那枚大針截穿我的食指的。十多天後，我爬下床來，床下水已經漲到半尺高了，娘姨用兩根條凳架成臨時橋梁，將我半抛半拖的拖了出去。那時先發喉間有些異樣，鏡子一照，只見兩粒如黃豆般大的紅塊在舌根左右了。據說這叫作『乳鵝』。這終于成了我的終身病，到今天還留在喉頭。

校長師母看到我們這般光景，伊就準備將池塘兩邊的小屋暫時改為宿舍，直到水退為止。學生和娘姨住在

朝西的小屋中，我一個人住朝東的兩間。我把一間作爲臥室外，另一間就當書房。這裏並沒有蜈蚣青蛙之類，屋內全舖有地板，雖然窗大多是破的了，但比較積倉起來，似乎是天堂了。我當時所以就感到很滿意。但是不多幾時，姨娘又來警告我了，說晚上窗門開不得，因爲伊夜夜聽到落水鬼咚咚下水的聲音。我當然不相信，不過晚上留心聽聽，却真的有咕咚之聲。我根據過去的經驗，又開始去作發現工作。原來是大雞烏龜，它們原先從河中爬到岸上，後來又從岸上翻滾下去，因此咕咚作聲。

從這次事件發現後，我的生活已日趨安定。我就買齊了師範一年級的課本，課餘努力自修。星期及其他例假，常常被邀到結義了的學生家中去玩。記得有一次到一個姓鍾的學生家中去，伊的母親，一定要我給伊做義女，並且特地備了酒席。起初我倒感謝他們的好意至誠，那知飯後四席酒變成了四桌麻將，而且用種種方法硬把我綁架了去入伍。

說也怪，從來沒有摸過牌的我，居然第一副便「到欄」，我的面前，頓時滿了銀錢。

但四圈散後，義母親還是摸出腰包來替我付清了大債主，因爲我的衣袋，本是空無所有的。

冬天來時，我已不再如在異鄉的遊子了，很多的母親們和姊妹們的無微不至的愛護，簡直叫我忘記了二千里外還有一個家。但是有一天傍晚我們散課後，正和姊姊妹妹們攜着手在池塘中厚冰上溜冰玩笑，很高興的時候，郵差送來一封家信。父親在信上說，再等一月是年假了，故鄉近邊有一處女學校，明年春天要我去當教員，月薪是比我現在的學校多六元。接下去他老人家又說，聘書已經替我收下了；做事信用要緊，何況六元之數，對于我們的家計。也很有關係。

我于突兀之下，覺得有些躊躇。但最後我終于決定離開此地。

第二天我就據實報告校長。他表示非常失望，並且還把聘書遞給我看，說他早已寫好了，不過爲了彼此已像自家人一樣的熟了，所以就一直遺忘下來，不曾送給我。最後，他還是要我把聘書收下，回家去商量一下。萬一不成，也得由我負責，找一個代理人。

消息傳開後，一羣活潑快樂的少女面上都罩上了一層沉悶，有的歎息，有的抱怨。我自己心上也十分悒悒不樂，覺得自己有了什麼不是似的。有時半夜三更，看看這親切的古舊木屋行將不復有我的床位，我再也看不見這木屋四周的姊妹母親們了，眼淚

就禁不住簌簌落下來。但是日子是飛般的快，尤其在大考時候，人人忙碌着，日子過得更加快了。大約在我動身前兩三天，早已有乾娘們送禮品來了。點心、糕餅、風肉、年糕、蔬菜、衣料，什麼都有。我的姊姊們，看看我沒有籃子可放，偷偷地瞞着我，代我買了大網籃來，把一家家送來的東西都裝好。最後伊們要我打開箱子，把比較貴重些的禮物放進去。伊們一邊放，一邊歎氣，好像要把伊們的惆恨，一齊裝到箱子底裏去似的。我呢，因急于希望看看別來二年的家了，所以又是想念，又是興奮。

當我動身的前夕，窗外北風很緊，積穀倉裏面擁滿了一羣垂頭喪氣的女孩子。伊們一共有三十多個人，留在這裏預備送我動身。天氣異常寒冷，但沒有火爐，連炭盆也沒有。床上坐了十多個，其餘的人，在床前的條凳上，只把脚伸在被窩中。上半夜大多在嗚咽唏泣中，等到下半夜，有的打瞌睡了，有的正想着心事，有的則在偷偷地揩眼淚。因為姨娘說：「你們不可太鬧呀，先生明天要出遠門去，隔江過海，是很辛苦的。」因此我獨自睡在一只長椅上，算是休息着，但是我的頭痛的厲害，腦中擁塞着要想的事情。過了一會，聽得伊們已在代我整理行裝，打舖蓋了，我就跳了起來。

一會兒，我的被頭捲起了，那三塊木板，便空空地留在那邊。于是這一羣學生，就號啕大哭起來。其中最年長的兩個——也就是我的大姊和二姊，伊們甚至拍一下床板，嗄聲的叫哭一下，簡直不像送別，而像發誓了。孩子們當然看樣了，大家便哭成一片。我心慌意亂，匆匆梳洗完了，就和大家一同到船埠去。

這時東方還沒有發白，地上有積雪，天上有星光。大隊女孩子，便憤憤地冒着寒風前進。

我下船時，伊們照原定計劃，大家合唱着陽關三叠。但是只唱了兩句，就沒有人唱下去了，祇有嗚嗚咽咽的啜泣聲了。船飄到河心，我站起來，想看伊們最後一眼，但是熱淚已把我的眼睛濛住了。

啊！親愛的天眞的姊妹們喲，我在天的一角，永遠紀念着你們，永遠在為你們祝健康呢。

英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
Mauld Crofte 著
金石音 譯
▶每冊七角◀
經售處
法政學院
會文堂
作者書社
生活書店

文姊姊（小說）

落葉

打了息燈鐘王老先生帶同娘姨提了燈來巡視一會之後，到自己房中去睡了。十分鐘之後，就有雷一般的鼻息從伊的窗口飄漾過來。這樣，一個大房間里二十來個學生，除了那七八個頂小的已經安然入夢了，其餘的人，統統輕輕地摸到近窗口的文姊姊的床邊去了。

「文姊姊」，同學們個個是這樣稱呼伊的。伊來了。不久——美麗極了年紀似乎和我們大家差不多。秀英是十五歲，我是十六歲，文姊姊，據我們推想大概是十七八歲。伊不告訴我們，我也沒有去探問伊，因為伊不和我們同班，我們只有在吃飯時候在膳堂里碰到伊，至于夜間，一定要等下了溫習課，走到寢室里，方才看見伊。但是一刻鐘之後，又打睡覺鈴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王老先生跑來把燈吹滅，把火柴洋燭統統搜查去。這樣，我們只好在黑暗中偷偷地一步一步扶牆摸壁地過去，有時候，不小心，脚尖碰在床架或凳子上，睡在隔壁的王先生就會大聲叫問誰還不曾睡下，這樣闖禍之後，大家就心驚膽戰地逃到自己的舖上去倒下，因為王先生說不定會重新下床到我們房子裏查驗的。記得有一夜秀娥跌了一交，發出很大的震動聲，王先生怒氣冲冲，打進門來，問誰在胡鬧。我們連忙把頭縮到被里，緊緊閉上眼睛。王先生很細心地用提燈照着每一張面孔，要察出為首的犯人來。後來伊一定咬住李華，說伊是在裝假鼻息，這是肚子裏有鬼胎的表示。偏偏李華也不爭氣，伊聽得王先生拆穿了西洋鏡，就打起哈哈來。這樣，伊終于被記了一個小過，說李華是犯了欺騙師長的罪名。

不過今夜是例外。大家很覺得膽大的，因為經驗告訴伊們，王先生若果一有了雷般的打鼾，以後伊就不大容易醒過來，起碼，暫時是一定不會的。孩子們就耀武揚威起來，一個一個挨近了文姊姊的床邊，因為沒有月亮，誰也看不見文姊姊嫩白的面孔和小而紅的嘴唇。

「你們輕一點；當心王先生會醒

過來，」文姊姊輕輕的音樂般的聲音低語着。

照老例，各人有各人的地位：在文姊姊的身邊的話，伊愛挨在文姊姊的肩頭，因爲這樣，可以把伊的小頭擱在文姊姊結實的臂膊上，聽起故事來，不致吃力了。眉，伊常常爬在文姊姊脚下，等文姊姊拿出點心來分發時，伊就一骨落翻身起來，可以伸手多要一點。縨，伊愛坐在遠遠的帳門角里，因爲聽得悲傷的故事之後，伊就會流眼泪的，這樣，伊當然不會帶手帕來的，于是抓起文姊姊的白羅綢帳，可以抹去面上的淚水。英和珍，伊們愛坐在文姊姊對面，因爲文姊姊的眼睛又長又大又好看，在講故事的時間，伊把眼睛微微揚着，把黑黑的眼珠子左右的溜轉着，有時候又把眼皮忽然的合上，伊的眼睛是能夠笑的，但這笑，就叫英和珍不肯離開文姊姊的對面的地位。只有香，奇怪，伊老是躲在文姊姊背後。其餘的人，就伏在床沿邊。

只要天上有月亮，月亮總是灑滿在文姊姊的舖上的。伊永遠的盤起脚坐着，永遠穿着鮮紅滴滴的轒綢內衣。這樣，伊的長頸和兩隻手臂，是更顯得白淨了。現在因爲天氣很熱，文姊姊只圍着一個大紅綉花的肚兜，和一件雪白寬大的輕紗短褲子。伊很愛淸潔，每晚把長長的髮辮解開，給飄散披在肩上，好讓風吹吹。伊的點心，是從來吃不完的。伊的故典，也是永遠講不完的。

「文姊姊，今夜你要講什麼故事呢？」

「狐仙，我頂喜歡聽。」

「鬼也好的。」

不對，鬼同狐狸我都怕的，還是講紅樓夢好聽。」

「文姊姊，你有菓子糕沒有？我是頂愛吃菓子糕的；我今天晚飯不會吃飽，阿福把小菜統拾光了，我添了一碗飯，回到桌上，阿福連小菜的湯水都喝完了。現在有一點餓了。」

「噓！你們大家靜一點，聽我說！」

室內沒有一點聲音。

「我看你們先吃一些東西吧，哪，拿去，香；你餓了，先吃。這是水雪酥，比菓子糕甜呢。眉，你吃得下，多拿一塊，不用客氣的。」

「眞好吃，再給我一塊！」

「我也要一塊的，文姊姊！」

「文姊姊，明天又是禮拜天，王先生要回家去的，你再到校園里去彈琴，好不好？」

「縨，你是頂頂喜歡聽音樂的，是不是？但是我明天晚上不能彈琴了。你們大家聽我說，我要和你們分別

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不再講別的故典了，只……」

「文姊姊，你到那里去呀？我不准！」香的聲音，連帶着抖顫。這天眞的十三歲的孩子，就把文姊姊當作自己母親一樣看待的。

「不要鬧，香；我來說明白。我要走了，但是我也很不願意的。你們不知道文姊姊的底細，現在我要告訴……」

「啊！文姊姊，你……」

「哦！你爲什麼要走呢？」

「請你一定不要去呀！」

「大家勿作聲！現在聽文姊姊說自己的故典。大家好好的聽。因爲你們是我的好朋友呀；除了你們，文姊姊再沒有別的親人了，在這個世界上。」

「啊，這是什麼意思？你家中不是天天有人送白木耳、燕窩、糖果這些東西來的嗎？」

「你有媽媽嗎？」

「唉！我要你們不許問，先仔細地聽！」

「我是一位督軍的獨養女兒，因此我的父親母親，都是很喜歡我的。他們把我當作兒子看待。幼小時候，父親走到那里，都讓我跟了去的。他公暇時候，教我舞劍，教我打拳，也教我騎馬。因爲我的父親是個武人出身的。我的老師說，我讀書也有天分。十五歲時，我已經把詩經、易經、大學、論語、左傳等書統念完了。不幸氣，我的母親忽然死了，這樣，父親就娶了個晚娘進來。伊一進們，就說父親不會教管女兒。伊要我一天到晚躲在房里去做針線，不准讀書。可怪的是父親，他居然肯聽我晚娘的話。他把教書先生辭退了，另外請了一個綉花娘子來。伊教我在一塊紅緞上一針下去一針上來的做些花花草草的一類，不到一年，我生病了，因爲一天到晚悶坐着，彎背曲腰，是很吃力的。我的父親已經不可憐我了，他難得來到我床前。我天天伏在枕上哭泣。我病得很細瘦了，大夫說我是肺病，因爲我吐的痰中有鮮紅的星點。後來病好點爬起來，照照鏡子，我已不認得自己了。有一天，我的一個了頭，素娥，伊來告訴我說，父親已經把我配給晚娘的內姪了。我急忙奔到父親面前哭訴說，我不願意嫁那個愚笨的醜東西，因爲他是常常到我們家里來的。父親不但不聽我的申訴，而且大發雷霆，說我不知女人的本分。當時我只好退到房裏去流泪。因爲心上不快活，我又吐血了。這次病得更加厲害，足足有半年沒有離開過床塌。素娥待我非常盡心，伊常常講些外邊的新聞故事給我聽。有一次伊告訴我

說，伊在大廚房裏聽得一個馬夫說，外邊現在有些女人都到洋學堂裏去念書了，而且還練體操算算術。我聽了心裏很高興，但也很難過。要是我母親不死，我也一定能夠上學堂去了。素娥也說，如果太太不死，說不定我也能夠陪同小姐去上學了，那是多麼好呀。素娥也歎息着。第二天伊又去打聽那個馬夫去。馬夫說，「你去私下問問小姐：如果小姐要去上學，伊可以瞞着老爺逃出去的，只要到了外面學校裏，就寫信回來通知一聲，還怕他不給錢麼？」你們想想，這是多麼好的提議呀！那時我只有十七歲，而素娥呢，比我小一歲。我們眞是猻興極了。素娥說，只要我贊成，伊要跟我陪了去。我呢，反正父親一點不把我放在眼上，晚娘又天天磨折我，我當然決定了。馬夫聽得我們兩人同意了，就想出好多計劃出來。他叫我們多拿些貴重的衣物等等。我們果然偸了好些金銀首飾，整理了一大箱子頂好的綢緞衣服。那天因爲父親去晚娘娘家拜壽，我們就在黃昏時候逃出後門走了。我的心跳得蓬蓬的響，脚也輭了，眼也花了。臨時逃走的時候，馬夫還打壞了父親的洋箱鎖，拿了三大條金子。那夜昏天黑地的三個人躱在一輛馬車上，滾做一團。我們叫馬夫坐到外邊去，他一定不肯。他說怕被人走了眼線，後來乘了輪船，他也睡在我們的房倉裏，我當時叫他出去，但是他已經不肯聽命令了；他只做若無事的樣子。當時素娥就偸偸地對我說暫時且讓他住下，等進了洋學堂，我們就不要理睬他好了。這樣坐了三天三夜的海船，我們被載到一個很熱鬧的地方了。馬夫把我們領到一家旅館裏。我那時，就問他學堂的事。不料他變面孔了。後來他又把我們帶到一間小平屋裏，四面沒有鄰舍的空房子中。我說我們一定要進學堂去了，素娥也一同去，我而且還開了箱子，拿出一條大的金條來，說：「拿去，這是你的報酬。因爲你送我們走了很多的路。」你們猜猜他應當滿足了吧？」

「對呀，這不是太多了嗎？金條抵得一百塊洋鈿吧？」隨自以爲很有見識。

「啊！你們眞料不到的。那個馬夫居然拍桌子咆哮起來了。我氣得半死，連話都說不出一句了。素娥倒大膽責問他，說怎麼可以在小姐面前無禮。但是馬夫反而跳上去打素娥的臉頰。天哪，這是個什麼現象呀？過後，馬夫就把大門反鎖着，自己跑到外邊去了。」

「唉、多麼可惡呀！後來你們逃走沒有呢？」

更風吹動了窗子呼啞作響，星光燦爛，照着文姊姊的白淨的帳門微微發光。突然，微光中出現一個大黑影，迅速地移近到床前，居然開口說話了。『好！你們半夜三更高聲談話；誰領頭的，叫大家睡了又爬起來？』

這眞是晴天霹靂，誰也料想不到王老先生會無聲無臭地在黑暗中來捉人的。床上的人，一個個全嚇得發抖了。擗的一聲，王先生把預先拿在手上的洋火劃着，點上一支白洋燭。這樣，坐的、跪的、俯伏的、斜倚的，都原形畢露，好像一堆木頭石頭，沒有一個人知道應該如何下場。

『好！說出來，誰的主意，說出來！』王先生披散着三數根絨線似的黃頭髮，露出光亮的帶紅的禿頭，不穿裙子不帶老花眼鏡，昏花的眼內，有兇猛的神氣。

『不，不是我呀……先生，』香已經急得哭泣起來了。接着，你推我、我推你的爬下床來，最後只留得文姊姊一個人盤腿坐在蓆子上，眼睛閃閃有光，一點也沒有怕的神色。還有一塊不知被誰壓碎了的冰雪酥，碎紛紛地散在蓆子上。

王先生等衆人各自歸到自己床上睡下後，才離開了大房間。『明天我告訴校長去，全體記一個大過！』伊邊說邊把門碰的一聲帶上走了。

爲了王先生突然的闖進來，文姊姊再沒有機會講說伊自己故事了。第二天是星期日，晚上天邊已經有一鈎眉毛月，文姊姊對我們說，伊要動身走了，六個同房的孩子，偸偸地走出房們，大家聚在校園里，牽住文姊姊的衣角，握着文姊姊的手，請求伊不要離開伊們。麗堅決地追問爲什麼文姊姊一定要走呢。『你不是很幸福的嗎，天天家中送好茶好點心來給你吃；爲什麼要走呢？』

『你走了，你家中的親人一定會哭煞的，』珍也竭力搜尋出一些意見。

『你走到深山荒野里去，怕有老虎馬熊的。』

『外面沒有車子沒有船來接你，你怎麼能在黑暗裏走路呢？』

『而且你又沒有帶乾糧，路上不是會餓肚皮的嗎？』

孩子們誠懇地挽勸着；但是文姊姊只輕輕地低笑着，叫大家可以放心，『因爲我是不得不走呀；我好像是一隻小鳥，想從囚籠裏飛出去，不料

招魂

著者 長庚

定價五角

是新詩壇上的明新
是婦女作品的翹楚

經售
北新書局
世界書局
生活書店
大東書局
作者書社

又投到另外一個囚籠中。我用盡大力，可以說已經折斷了翅膀，想作第二次的掙鬥，不料我又投入第三次的牢籠。現在我又要飛出籠外去了，不管這個籠子是怎樣的好看，或者說是金條做的，我不貪戀！」

「我不懂文姊姊的意思。」

孩子們聽不懂文姊姊的話語，大家只是緊緊地依偎在伊身旁。香，抱緊了文姊姊的大腿，把胸口貼在上面。文姊姊覺得香的小心臟，蓬蓬地在自己腿上跳躍着。

「我去了，得帶去了你們大家的心，作爲路上的伴侶和糧餉。我是女人的緣故，這樣，就沒有我這人安身的地方了。我要行走千里萬里的河山，去看看大的世界，到底有沒有草原，有沒有女人可以安身的地方。」

文姊姊走了，伊的一羣小朋友，茫然地站在河邊白楊樹下，望着伊的背影慢慢遠去，遠去，在熹微的月光下，只留得一點豆大的黑影子，最後，連豆大的影子，也模糊了。

戰袍

長庚

中華民族生存戰爭在開展，
中華男兒多麼勇敢跑到最前綫。
綏遠風大雪積堅冰多厚，
戰袍啊戰袍要輕暖要結實，
中華女兒們全體動員來趕，
趕裁，趕剪，趕縫綫，
縫到三更天、四更天、五更天！

有錢的姊姊妹妹們拿出錢來，
有布的姊姊妹妹們拿出布來，
有綫的姊姊妹妹們拿出綫來，
有絨繩有絲綿的拿出絨繩絲綿，
有剪裁本領的姊姊妹妹來剪裁，
戰袍啊戰袍要快做、快趕、快寄到綏遠！

祖母們戴上老花眼睛穿引綫，
小女兒第一次學會做布片，
母親們一邊喂奶一邊監督縫綫，
女學生們放下書本沒有工夫看一看，
女工友們的人數頂多志向頂堅，
戰袍啊戰袍壯士人人應該有一件！

戰士們穿上了戰袍可不怕雪厚冰堅，
戰士們穿上了戰袍有加倍勇敢，
戰士們穿上了戰袍要直衝前綫——
衝過百靈廟，
衝過紅格爾圖，
衝過商都，
衝過張家口，
衝到察哈爾東邊，
衝到熱河，
衝到遼甯、吉林、衝到黑龍江。
戰袍啊戰袍姊妹們快呀快，
快發動，快縫剪，寄到最前綫！
中華民族生存戰爭在開展！

一個賣報的女孩（報告文學）

張宛青

雖然是十月底的天氣，可是江邊的寒風吹來，已經是嚴冬的氣候了。

大約是十一點多鐘了吧？我由福開森路出來，打算乘二路電車，回到自己的家裏去。等了好久，仍然看不見二路電車的影兒。

「小姐，買份晚報吧！」突然一個沙喉嚨的女孩子，在我背後叫喊。

在路燈下，我看見一個不到十歲的賣報女孩子過來了：伊披了一件前後僅僅遮掩着胸背的破汗衫，一隻袖子還半垂着，另一隻袖子却早不知上那裏去了，本來是白色的，但是汗漬和油污，却把這汗衫染成了墨灰色。補釘的積量，還許要超過這衣服的本身。短短的褲子，赤裸着雙足，頭髮散披在肩上臉上，把面孔擠成一個小

長篇創作

奮鬥的母親（九）

牛春野

當天晚上，厭厭做了姊姊。但是生產非常的快速，從下午打架時痛起，厭厭的媽，仍照常做事，一言不發，晚上還勉強吃了半碗飯。伊痛得很緊，但不敢告訴婆婆，怕婆婆自己有深愛，直等孩子快下地了，大姊才飛下樓去告訴婆婆。婆婆親自提了小燈籠去板橋頭喚收生婆，把日間的噪鬧，全盤忘記。

房中一陣熱鬧，早把厭厭驚醒了，伊雙手揉着眼睛，揉開了，就撲過去要求媽抱。新娘子走出房來，把伊拉開了；大姊在產婦旁邊指揮。嬰兒呱的一聲，就下來了。

「啊！是男是女呀!?」婆婆站在房門外，用顫抖的、興奮的、驚恐的語氣問。

「一個兒子呢！啊啊，不是不是，是個女兒！」大姊艱難地伏下大肚子，借着小小的燈光看淸楚了，忠實地報告着。

「呣……呣……呣……只要產母健，呣……」

「呵，三婆婆恭喜呀！很肥胖的一位姑娘呢。生下來像鷄子溜下這麼快；這種姑娘將來一定命運好的。」收生婆覺得非常高興，一點不費力氣，又有一筆四百錢的進賬了。伊還想得起二年前厭厭出世的四百錢，曾花了伊整一天的大心力的，所以伊覺得這姑娘是爽氣得多，值得讚美的。伊回頭看看大嫂嫂的大

三角形。兩隻無神的眼睛，不住地閃出微弱而灰暗的光，那形狀，簡直和牢獄裏提出來待死的囚犯一樣。

『小姐，買一份吧——今晚上還沒有……開張呢……』聲音異常的顫抖。

『大晚報，有吧？』同情心似的，其實我早就看過了大晚報。

『有，有，有，』伊遞給了我。

『小姐，再買份大美晚報吧？這兩份報的材料不一樣！』好像很會賣東西似的。同時，牙齒和身體都在發抖。

『給你錢！』我把袋中適間坐電車找下來的一把銅子給伊，一面在看着報。

『小姐，還多十個呢！』伊數着銅子。

『多十個也給了你吧！』不知怎的，我覺着這是我應該對伊的報。酬

『謝謝！』兩隻灰暗無神的眸子

肚子，『呵，生意也近了。』

厭厭在房外大聲地哭泣，伊要衝到姆媽的身邊去，伊不知道為什麼半夜三更人家給伊從姆媽的身邊拉開，抓住伊的小脚，不准伊走過去。

房中的嬰兒，也應和着姊姊，呱呱地啼個不止，好像在說：『姊姊呀，我來了呢，此後暗淡的生命道上，有一位妹妹伴着你一同揮泪前進！』

倦疲的產婦，慘白地對着三枝主香在床上斜倚的坐着；收生婆回去了，婆婆下樓去了；新娘子也砰的管自己關上了房門，厭厭已爬回到姆媽身旁睡下，泪痕掛在小面上，一雙小手，緊緊地抓住媽的衣角。媽無力地望了伊一下，又慢慢轉動着眼珠去望脚後的嬰兒。伊又微弱地記憶着嬰兒的爸。夜已深了，燈火漸漸小下去，主香也漸漸低下去。伊想睡；但是記起婆婆的囑咐，說應當等香完了再合眼，又勉強地睜着沉重的眼皮來。『唉！婆婆一定要生氣了；我眞……不爭氣，……又生了一個……』北風從窗縫吹進來，燈火透了透熄滅了，黑暗中只有香上的一絲微光，後園的鴟鴞，咕咕咕陰森森地叫了起來，產婦周身的汗毛，都竪了起來，隨卽出了一身冷汗。

世界是在變化着，三婆婆的家中，也跟着世界變化了。媳婦雖則已經有了四房，然而三婆婆的面孔上，却只有憂愁，並無幸福。老妯娌們，路上或者唸佛台上碰到伊，特地問一聲：『三媽媽，你的媳婦們都聽話吧？呵！你眞好福氣呢。』有幾位是為了嫉妒伊，所以一邊唸佛，一邊睒着老花眼，看三媽媽如何苦笑地回答，也有幾位的確是同情伊，就放了唸珠來詳細地盤問伊，最後並且慰勸慰勸伊，說，黃狗村的媳婦本來是沒有好的，就像黃狗村的女兒，沒有

，又在我的面前晃了一晃。似乎含着萬分的感激。

『是山東人吧！你？』

『你逃得出麼，小姐？』伊詫異地問。

『好像是呢！』

『是的！』伊低下了頭。

『你是那一縣？』

『不知道！』伊搖搖頭，面孔向着了我。

『你幾歲來的？』

『不知道。媽媽說，發大水的那年，大水把我們家冲得什麼都沒有的那年，媽和爸爸哥哥和我，一齊逃出來的。』

『你爸爸媽媽呢？爲什麼他們自己不出來？大冷的天，幹麼他們讓你出來？』

『我爸爸媽媽都死了，哥哥又病着……』孩子把頭更低下去了。

不好一般。實際上，三婆婆的內心的紛擾，是已經到了頂點。伊想現在的自己做婆婆，似乎一切都依照從前自己的婆婆待媳婦一樣辦法，不說黃狗村上的婆婆全和自己差不多，就是石家鎮上的婆婆們，也都和自己差不多，可見這樣的做婆婆，的確並沒有什麼不對，爲什麼現在竟然做不像婆婆了呢？伊在夜間一點也睡不着。詳細地分析起來，想想大媳婦雖則多多幫助自己，管理教訓伊們，但是最近，似乎也已在二娘手上失了效用。伊不像三娘不用吩咐，就照常事事上前去料理，二媳婦，就是婆婆的命令，也只當作耳邊風，翻翻眼睛，只裝做沒有這一回事。家中人多，飯不能不吃，三娘拖着兩個女兒勉勉強強忙了一口飯，大哭小叫，也真叫人生氣。新娘子倒不能怪伊，伊才進門三兩個月，丈夫又不在家，睡得早起得晚，也只好馬馬虎虎。但是家中的事情，終不如從前的有次序了。二娘時時哭鬧，大媳婦就拍檯拍凳，厭厭又從討人厭的，常和福官打架，厭厭的妹妹招弟，也比福官的弟弟祿官會哭得多，——女孩子就從小不叫人喜歡，——從前這一家多叫人讚美羨慕，現在呢，唉，怕人家都在背後見笑呢。『難道我前生作了什麼孽，今世報應來了？唉，國梁的爺，你也算死無緣驗呢！你不照顧照顧家中的事嗎？二媳婦無法無天，哭哭鬧鬧，多少沒面子呀！』三婆婆摸下床來，點上了三枝主香通神，又在地上跪了一會，虔誠地祈禱着。站起來時，忽然看見大兒子的一頂帽子，伊靜靜對着帽子出神。『呵，國梁，快要去省城應春試了，但求祖宗菩薩，一體祝福他，叫我的大兒子中了功名！』三婆婆心上本有烏雲滿天，現在這個掛在牆上的帽帽，竟能撥開烏雲，閃出一絲喜歡的陽光來。伊就再上了三枝香，重新再禱告了一翻，才秦

「都死了……」

「嗯！」孩子唔咽着。「我爸爸從前在工廠裏做工，那一年，媽活着說，『是一二八那年』，爸爸讓日本飛機給炸死的！」

「炸死的?!」我把報紙扔開了。

「炸死的！小姐！他沒有頭，沒有腿，也沒有胳膊，就只有中間的一段——一段僅是血的肉——血和肉泥在一塊兒的身子！」

「那時你幾歲？」

「六歲！小姐………」孩子抽咽起來了。

「六歲！六歲的孩子，看見爸爸炸死！看見爸爸炸死！」我戰抖着，追問着。

「從那時候起，我們就要飯了！」

」伊看着地上，低着頭，淚水從慘白的面孔上直綴下來。

「要了飯？那你的媽？」

然地睡下了。

「老三，我對你直說，你做人太老實了；太老實了，就叫人看不起！」老二痛快地對老三說。

「爲什麼呢？你說我什麼算是老實呢？」

「喏！比如現在，各人輪流着去燒飯，輪到你的日子，當然不用說；不是你的名分日子，你也去燒。哼！你不是呆子嗎？」

「但是伊出去玩去了，而且是拖了祿官去的，等太陽晒上第二個鈎子，還沒有回來，家裏這許多人，又不能不吃飯，怎麼好呢？」

「那末你就是怕那個賤貨！拍伊的馬屁！你不燒飯，叫老太婆唸佛回來沒有飯吃，罵伊一頓，也好叫人出出氣！」

「婆婆不見得就會罵伊的。伊是人貌好，嫁裝好、而且又生了兩個兒子，你看不是嗎？」

「哼！你以爲老太婆待你是應該的嗎？哼！三妹，你眞是個呆子！一點不差！你看四婆婆倒是說得不差，伊說從前老太婆一天到晚說你的賠嫁不好，現在伊看到我的嫁妝比賤貨的好，伊怎麼就不敢去說伊呢？再，老太婆一直唱着你的脚大，應該做苦工，哼！那個鴨婆的脚就像一雙捉魚船！老太婆爲什麼也不敢叫伊到園裏去拔草澆糞呢？你看看，老太婆待你好不好，呆子？」

「我看大家還是和氣些好。你也少生生氣。總之，大姊是丈夫慘着。你看看伊做產的時候，大哥待伊多少好。」

「哼！你又說呆話了！你自己躲在甕子裏面，什麼也不知道，你以爲那賤

「媽麼？媽起初當娘姨呢！可是人家都嫌伊笨，說：「又不懂話，又不懂規矩」，就這麼着，好些次都被人家辭退了。」

「以後呢？」

「以後薦頭行因爲老闆都說川話，所以也不替我媽薦事了。」……「其實——我媽有什麼事不知道呢！」孩子又自語着。

「那麼你們怎過呢？」

「怎過！媽給人家縫窮，哥哥和我在馬路上要錢！後來……」孩子不說了。

「後來怎麼辦？」

「後來我們都沒有飯吃了，媽就嫁給隔壁那個賣報的，以後，我和哥哥就跟着他出去賣報，巡捕要看不見，我們也要點兒錢。」

「呵！你們一直就這樣的過呵？」

貨生小鬼時，桂圓呀，蓮心呀，火腿呀，都是他帶回來給老婆吃的嗎？你曉得錢是他自己腰包裏掏出來的嗎？哼！他現在擔着全家的財產，我的那個死鬼，還不是瘟裏瘟孫的寄錢給他嗎？就是三弟，也是的呢！」

「你怎麼知道的呢？真的，我來了比你久，什麼事都糊里糊塗不明白。」

「哼！就爲了我學伊的樣，成天出去跑，像伊一同的跑的緣故！那些老太婆們，雖說當面只好拍拍賤貨的馬屁，在背後，伊們全咒罵伊，說伊是惡軍師，婆婆是個沒用的東西。每次信班帶回來的東西，不論是死鬼寄來的，是三弟寄來的，叔婆伯婆，伊們都知道，但是你和我收到吃到一個屁！哼！賤貨！×真大，連叔子們都要伊來霸占！」

「唉，不要說粗話；真的，叔婆伯婆們，消息也真靈通。」

「嗒！信班先走到伊們門口，伊們都問明白了的。前天不是又是一大包嗎？告訴你，那是三弟帶回來的，穿的吃的都有！」

「那末昨天下午福官吃的大蜜棗，不是二哥寄來的了。厭厭看見伊哥哥手上抓了兩個小鷄蛋樣大小的蜜棗在吃，我沒有看到伊已經看到了，走上去伸手去討，婆婆連忙把身子遮住福官。厭厭還是追上去要。我把伊拉了出來，後來伊就哭起來了。」

「姆媽！厭厭要吃餅餅，嘩嘩！」這時厭厭跑來哭倒在媽的懷中。

原來廂房裏有人送博麥餅來，婆婆就把它收了下來。伊數了一下，一共十六個餅；大伯母拿了六個，小叔子拿了四個，婆婆自己也拿了四個，擱開了，福官兩手拿了兩個。坐在廂房門檻上的厭厭，並不明白自己的地位，伊就迅速

『不！』孩子又搖了搖頭。『去年冬天，我們的生意不好，一家子都沒飯吃，那個人喝醉了酒，常是拿我和哥哥出氣，媽看不上眼，就帶着哥哥和我，到馬路上要錢去。沒想到……』孩子渾身打着戰。

『怎麼樣？』

『一輛大汽車過來，媽來不及躲，一個筋斗，就叫汽車給碰傷了，……又沒有錢發病，又沒有飯吃，不到兩天，我媽就嚥了……！氣了！』

伊說到這裏，便唏噓的哭了起來。

『那你和你哥哥，就跟着你這個——爸爸過活了？』

伊點點頭，一面用手去抹眼上的淚。

『他現在待你和你哥哥還好吧？』我望望伊的周身，很不自然的問了一聲。

『不！』伊搖搖頭。『一點也不

地撥了過去，仰起小頭，張大了眼睛，雙手紮在桌檔子上，說：『婆，秖秖吃，餅餅；婆。』

『走開！這是大伯伯給人家做媒人的滿月餅！你要吃嗎？叫你的爹也去做媒人去。走開！』

秖秖猶不懂婆婆的話，還以爲婆婆那手作勢是拿給伊了，趕快伸出小手來拿。

拍！大伯母狠狠地在小手掌上打了一下，說：『庇！滾你的，小鬼頭！什麼都有你的份，是不是!?』

拍！『哈哈哈！你也想吃一個，是不是!?』小叔叔一掌打在伊的小毛頭上，把伊打倒在地上。

『嘩嘩嘩！………餅餅，嘩……』

秖秖在地上翻了一個身，用雙手爬了起來，摸到後面廚房中去了。

『爲什麼不好好的去坐在門檻上呢？不要哭；妹妹要睡了。寶寶，你現在做姊姊了，不可以哭了，懂得嗎？』

『姆媽，吃餅餅！』

『好的好的，等幾時，姆媽帶秖秖到外公家裏去吃餅餅去，外公有許多甜餅餅給秖秖吃呢，而且福哥哥不准吃呢。』

秖秖笑了，掛着滿面的眼淚和鼻涕，姆媽拉起圍裙，給伊揩了面，看看談話的伴侶已不再在灶下燒火凳上，就拿了一大籃青菜，米，蘿蔔鹹魚等，預備到黃狗溪去洗淘。

！他儘打我，打哥哥！」似乎被我剛才多給伊那十個銅子的錢感動了。於是又往我面前挨了挨，顫動着說：「他打我，他用麻線子沾上水抽我，抽哥哥，不信，你看—這兒不都是傷麼！」伊撩起了汗衫的後背，一條條的血痕便露了出來。

「你們不會不同他在一塊麼！」

「沒有地方去！就是想走，也沒有錢……哥哥的病，還是因爲那天把要來的錢自己藏起來，讓他曉得打的呢……：」

「你們現在住在那兒？」我不能再問別的話了。

「打浦橋，打浦橋那面的破草房子裏。」

「你叫什麼名字？」我似乎起想我應該問的一句話來。

「我叫桃子！」

「桃子！」我注視着伊那飢餓的

「哇哇哇！」伊剛才走到後客堂，忽然聽得招弟哭醒過來，只好再回到灶下，在草堆上抱了小女兒，一面又喚着大女兒，說：「寶寶，快來跟姆媽出去，去坐在廂房門檻上，牴牴寶寶。」

牴牴艱難地尾隨在姆媽的後面出來，伊望望婆婆，又望望哥哥，哥哥還在吃餅，伊就把小指頭伸到口內，嘗着口涎，站在客堂門口，不肯走上去坐。

小叔叔正跑下樓來。拍！他捉了牴牴，硬要伊坐在客堂的大門檻上。「以後就叫伊永遠坐在這裏，省得看一樣哭鬧一樣，討厭死了！」

「原本是叫伊坐在客堂門檻上的，因爲伊不時要站起來，跟着伊娘跑，有時候伊娘還會叫伊跟到溪邊去的。你看這成什麼樣子？所以叫伊坐在廂房門口，使得大家可以管住伊。」

「以後站起來就打。打得狠了，打得多了，伊會記得的。」

拍！拍！「你再敢站起來不敢，小鬼？」叔叔怒吼着！

「嗤嗤嗤！……………」牴牴回頭想找姆媽，已經找不到了。

拍！拍！拍！「你想跟娘到溪邊去，是不是？」叔叔的餘怒還未休止。

「唉，何苦去打伊呢？叫四鄰八舍聽見，算什麼呢？」

「嗤嗤嗤！……………」牴牴哭得泪如雨下。

「好好的坐着，不准哭，哭是要挨打的！把手放下來；坐正一點，女人是應當坐得必恭必正的，聽見嗎？再哭再打！」婆婆給伊抹了把面，免得伊娘回來看出，使伊做事慌手亂脚。

今天照例是四娘婦值日，但是伊早晨並不下樓做早飯，所以三娘婦就代燒

面縐。『你怎麼不去給人家做小大姐呢？』

『做小大姐？』伊自語着。『好幾次都因爲薦頭行裏無保，不叫進去。』

『薦頭行裏也要保？』

『是的！』孩子不禁又癡望着我。

『我給你想個法子，另外找點事做！』我無意中吐露了一句。

『另外找點事做？有飯吃麽？小姐！』伊驚喜的直看着我。

一陣人聲由遠而近。

『二路電車來了呵！』等久了車子的幾個人狂跑過來。

『上呵，快上呵，這是最後一輛了………』開車的和賣票的都不耐煩的說。

我跳上了車，車在緊馳着，我想起了我和女孩子說的那句話『我給你想個法子……』我有些自愧了。

了。等婆婆已經吃完了早飯，才看見小兒子和小媳婦雙雙地從樓上一步一步的言語着走下樓來。新娘子的笑聲話聲比伊丈夫的高得多，因爲伊自己是個重聽的人，深怕別人沒有聽見伊的聲音，所以伊是大聲的應付任何人的。

『新娘子，今天應該是你燒飯了。每人三天一輪，我不是早說過了嗎。明天早點下來，燒早飯。』

新娘子因爲脚大，鞋底高，走路生怕傾跌，所以走樓梯的時候很留心，一級一級，小心地跨着，伊不會聽到婆婆坐在方凳子上的咕嚕。

『喂！姆媽叫你明天起得早一些，來燒早飯！』丈夫只好高聲的傳話了。

『唔，你說今天起得太早嗎？是呀，眞是太早了。你們鄉下人，起得眞早。』

『不是呀，姆媽叫你燒飯！』

『是呀，我不大想吃早飯呢，你去吃吧。』

『哈哈哈！庇！聾婆媽媽，多好玩！』

『哈哈哈！眞要命。』廂房中大嫂嫂的大笑聲，引得小叔叔也不由的笑了出來。

事情是越來越糟了。大姊現在看看自己的威力不足以鎮壓二姊，就憤怒得不可開交。伊想盡種種法子來克服仇敵。從前伊成天在外走鄰舍的，現在却改變了方針，伊不是昂起頭，叉着手坐在廂房中咒罵那個矮鬼，就是踮着小脚，逼住呼吸，在矮鬼房外靜聽，要聽出伊在哭駡些什麽。有時候小叔子還幫伊的忙，報告一點關于昨夜所聽到的一般可使人氣破肚子的誹謗，于是大姊就把來

黃浦江的哀歌

長庚

和平之神我的女郎，
請莫向我做笑吧！
你說我是太幸福了；
緊緊地偎着你的胸膛；
清早太陽紅紅的升上，
對我放射萬條的金光；
大的海輪小的海帆，
停泊在我壯闊的懷抱，
旅人們像怒潮充滿了力，
充滿了生的歡欣和希望，
都在我的肩背上舞蹈。
唉！和平之神我的女郎，
你那裏知道我的心中
沈重的苦楚流血成潮，
任憑你千般撫慰勸導，
任憑你萬般美麗嬌嬈，
我只覺得你的虛僞，
我只覺得你的顛倒，
記得五十年前南京路上，

集成一片，數着敵人的罪狀，走到婆婆面前去抗告，要伊從嚴究辦。有一天，婆婆聽到二娘姊，出口罵伊作老婆娘，真氣得口呆目瞪。

「你應當打伊兩個耳光，叫伊知道利害！」大姊見敵人從樓梯下來，立刻教婆婆執行。

「呣！有沒有家教呢？你是人不是，罵婆作「老婆娘」？！你有良心嗎？呣！……你們自己罪辜，罪辜！你將來也有做婆的日子的，呣！……」

「誰說的呀？我罵你，我爛斷舌根！那一個鬼撥造是非，叫伊煎油鍋，下尖刀地獄！」二姊站在樓梯邊，竟不肯示弱。

拍拍！高的飛過去兩個耳光。

拍拍！短的跳上去也是兩個耳光。

「呣，唉！你們要拆我的家了！呣，氣數氣數，呣！」

「婆婆，你應當打這攪家精，白虎星！」高的趕忙拿了一支長門閂棍遞給婆婆。

「好的好的，你打死我，你的昏庸沒用的老太婆！我罵你這個昏朽的老太婆！」

砰！砰！砰！高的搖着古老的朱紅桌子，想給婆婆助威風，無如婆婆已經氣得不成個樣子，儘緊着棍子颯颯地抖，連「呣」也呣不出一聲來了。

砸！矮的已經飛到後天井裏，在汚水溝邊拾得一塊拳頭般大的石頭，擲到婆婆的房中，石子正中在高的小脚上。

從此大家面皮完全撕破。矮子已經完全明白，誰在欺侮自己，決心不甘屈

亂草縱橫荒墳纍纍，
那時我便對着星子揮淚，
用我的忠誠翻成滾滾波濤，
想把熟睡的人們搖醒，
搖醒他們去趕生存大道。
誰知道我眼睛一睒，
忽然間一大羣惡魔跳到，
跳得那末可怕，那末慘厲；
個個是拿着長鋒火劍，
睜目張牙鋸着利爪，
借着我的胸懷惡魔們
西向溯揚子江而上峨嵋，
北向沿黃海而到長城，
吸取血液挖取脂膏，
抽出筋骨劈開腦漿，
可憐這一羣熟睡的人們，
是更加熟睡得深了。
雖則有不少的機會我們想醒來，
魔鬼們聯合偽力來摧殘，
記得一二八黑夜裏十九路軍，
骨和鬼神一同發出
震天的哀叫，叫我趁星夜，
掀起太平洋的狂濤，
來洗清這心中彌天的
憤怒和煎熬！
纍纍的壯士白骨作爲我的食料，
殷殷愛國熱血充我的飲料，
我瘋狂似地吼嘯，眼看
熟睡的人們都掙扎起來了。
惡魔們知道這事情太不妙，
起快伸出巨靈的利爪，
把我的喉嚨吳淞口又來．
啊啊！惡魔們又是叫又是跳，
用北冰洋的冰塊
啊啊！我是依然的每天每天
被千仞高樓將我的頭顱壓扁，
黑烏烏的煙塵遮蔽了眼睛，
被淒涼的汽笛聲聾了耳朵，
被海洛英嗎啡痲木了神經，
被條約租界縛住了我的手脚，
被源源洋貨吮完了我的精髓，
被軍艦大砲轟破了我的心竅，
被惡濁怒氣污穢了我的靈魂！
啊啊！我的生命是危存旦夕了！
不過我還有偉大燦爛的前程呀，
我要掙扎起來呀！焦頭爛額不怕，
我要怒吼起來呀！焦頭爛額不怕！
去吧！和平之神虛僞的女郎，
去吧！和平之神欺騙的女郎！
讓我掙扎起來！
讓我奮鬥起來！
讓我怒吼起來！

服。長子看見敵人竟敢斗膽抵抗，也決心要戰勝伊爲止。這事就苦了婆婆，婆婆終于氣得病倒下來。

大哥哥特地趕了回來，姑奶奶也特地被接了回來，甚至婆婆的老娘家，也被驚動了，一位蒼顏白髮的老嫂嫂，特地親身來慰問老姑姑。這位老舅婆，是個高官家裏出身的千金小姐，通世故，懂詩書，更熟悉古禮女教。伊右手握着一枝金花如意頭、大紅彩漆的拐杖，左手指點着各個外甥媳婦，客氣地、諷刺地、嚴肅地，一冊一冊比喻着，教訓着，最後，伊逼令二媳婦給婆婆叩了三個響頭，然後叫伊雙手獻上一杯蓮心茶。

（未完）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二)投稿人須註明通訊處及其姓名，以便奉酬通信。
(三)來稿除預先聲明幷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四)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删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六)登載之稿，本社得印行合訂本或編輯叢刊但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七)來稿請寄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婦女共鳴社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每期每方吋
特等	底封面之外封面	二元五角
優等	封面底封面之內面	二元
普通	篇幅中間	一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價格面議。
(二)廣告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三)登廣告須預付定洋五成，餘俟登出後結清。
(四)欲登廣告者，請向本社發行部接洽。

定價表

零售：每冊大洋一角

時期	冊數	國內及日本	國外及香港澳門
全年	十二冊	一元	二元
半年	六冊	六角	一元二角

郵票：一角以下十足通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發行所　婦女共鳴社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二三三八六號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者　文心印刷社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電話二二四七五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教育雜誌

優待舊定戶

廣徵新定戶

特價三個月

全年十二冊 特價一元三角

半年六冊 特價七角

廿五年二月底截止

教育雜誌創刊於民國紀元前三年一月，至今已有二十八年的歷史。除因滬戰短期停刊外，都是按月發行，從未間斷。對於中國的新教育，自有相當的貢獻。本誌因感所負的任務至爲重大，無時無刻不在設法改善。現在決定自廿七卷起，除照原定計劃進行外，擬根據前此讀者所填寫的調查表，再作下列幾項的改進：

（一）充實內容，多刊中小學教師及教育學院師範學校學生實用的文稿，和農村教育家庭教育實用的文稿。

（二）字體改大，本誌爲應讀者的屢次要求，決自二十七卷一月號起，將論著欄萬字以內的各文稿改用大五號字排印，其他各欄仍照舊。

（三）用影寫版特印教育照片，並將材料加多，以增進讀者的興趣。

（四）提倡教育的科學研究，多發表用科學方法研究教育的文稿。

同時，爲減輕讀者擔負，擴大本誌服務的範圍起見，自廿五年十二月一日起，舉行特價三個月，預定全年十二冊本需一元八角，特價期內只收一元三角，每冊只合一角有零。希望讀本誌的讀者，已定閱的提前續定，未定閱的即日定閱。

教育雜誌的內容

- 教育畫報（影寫版印）
- 教育論著
- 世界著名教育雜誌摘要
- 新著介紹
- 教育文藝
- 教育文化史的新頁

商務印書館發行

* D161(h)-25:12

兩大兒童定期刊物

新一百號紀念

特價預定



兒童世界

全年廿四冊 二元四角 特價一元七角

半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五分 特價九角



兒童畫報

全年廿四冊 一元六角 特價一元二角

半年十二冊 八角五分 特價六角五分

特價於廿六年一月底止

未滿期定戶得照特價提前續定

商務印書館

D159(2)h-25:12